痛哭八廟

護聖錄 單

達聖錄

鄭義士護 聖錄目錄

卷之二

題詠文字

卷之三

附錄

題詠

敬次俞尚書最基詠鄭義士詩　安光洙

敬次護聖錄中李典籍挺龍韻　鄭復僑

敬次護聖錄韻　鄭東軾

敬次護聖錄卷中韻　安天復

敬次護聖錄韻　李秉天

敬次護聖錄韻　鄭愼默

敬次護聖錄韻　朴長翼

護聖錄十二圖小序

鄭義士信國丙子亂時護 聖事蹟其後孫東軾屬余編輯余受而卒業後語之曰嗟乎義士之忠節書不盡言則宜乎傳之繪事使愚夫愚婦開卷目擊有所觀感可也東軾曰吾祖之衛 聖大節已有 刻朝之褒賞多士之揄揚炳烺乎足以不朽於後世則似不待於繪事之有無而且旣書之又畫之者無乃太夸而或僭耶余曰否否記言者必畫其事雖以中國書籍觀之稗說外書之如三國志水滸傳之類莫不先畫後書至於我東事或近於節義倫綱則尤致

詳焉昔之三綱行實今之五倫行實及岳武穆精忠錄趙重峯抗義編莫不記其事蓋其行則書固不可無而盡亦不爲無助也何況義士君凜然之節卓乎之忠非所可擬於中國之稗說而或附於我東三綱五倫之中夫誰曰不可哉亦無媿於精忠錄抗義編則向所謂太夸而或僭者在汝雖從乃祖守分之謙意而我所取者忠與節而已也東軾起拜曰惟命遂撮其原錄中十二條刻爲繪畫又記事作贊書于其上而弁於一卷之首如見其入而何處得來悲夫

丁巳流頭日衿川姜命齋書

甲子開板

鄭義士護聖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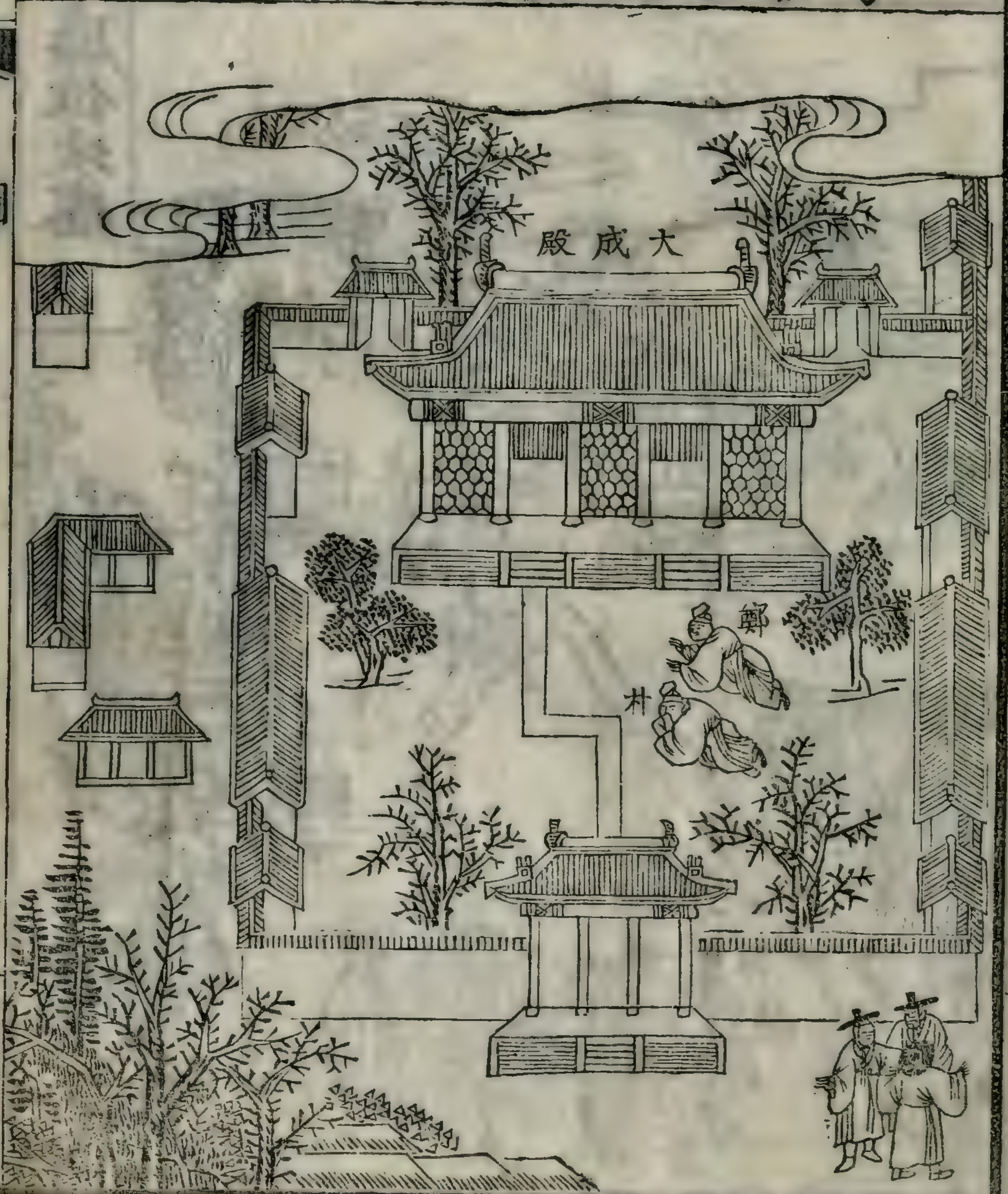
護聖祠藏

痛哭入廟

丙子十二月十四日虜警猝急 上入南漢於是太學一空矣君特奮死職之義痛哭入廟遂定奉護之計



贊曰
嗚呼丙子
胡騎長驅
士林鳥駭
聖廟誰扶
堂ㄷ鄭君
奮起皀隸
獨立檜庭
呼天雪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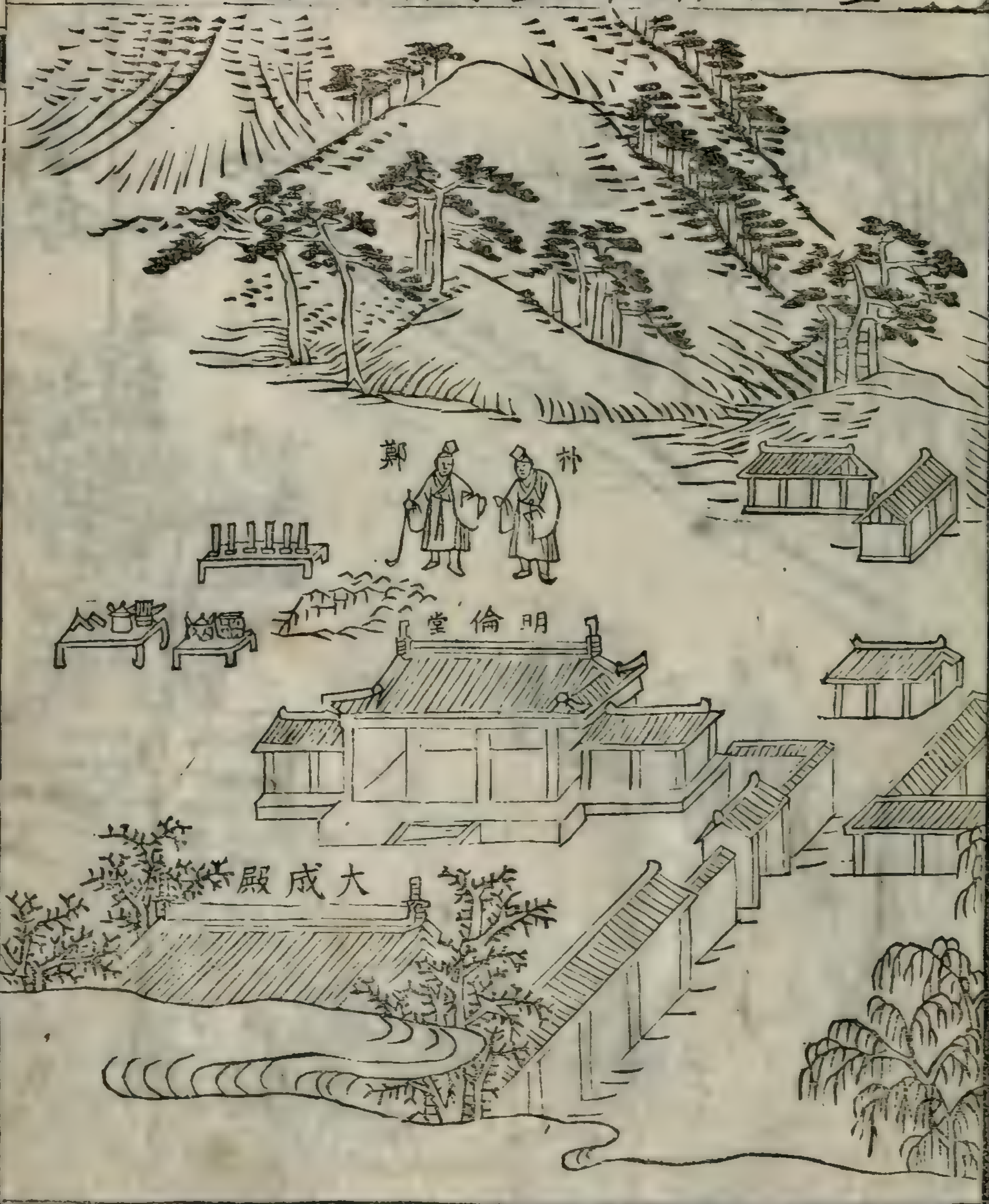


君卽與同任
守僕朴僭義
議以布帒背
負難以盡奉
又慮爲胡所
汚遂先奉两
廡位版及祭
器樂器埋安
于明倫堂後

廡位坎瘞



贊曰
志決衞聖
先審輕重
同我惟朴
两廉難奉
恐蒙腥塵
宜坎而藏
並與籩豆
埋堂之傍



君既決護聖許泣辭老母與三兄一弟使之先避君之妻及三子二女來持痛哭欲與偕去君揮淚却之不顧而馳還聖廟

泣却妻孥



贊曰
有母托兄
熊我所欲
弱妻稚子
牽衣頓足
據義却之
身還祠門
是誠職耳
匪我少恩



薄暮抵三田浦虜已結陣君大喝辟之曰爾雖胡虜不知 聖廟之重乎於是虜皆下馬羅伏開陣祇送故無事得達于城內

虜陣辟道



贊曰
三田之浦
虜障幾重
雲屯霜疑
難犯其鋒
君以匹夫
大喝辟道
胡亦下伏
義氣所到



入城而夜已湥矣明朝謁見於 行宮奏以 五聖十哲位版奉來及廡位與祭樂器埋安及羅進士陪從之由 上嘉之

入城謁見



贊曰
擔負行色
深夜孤城
神位無恙
天監吾誠
奉護微忱
朝奏行在
百僚聳聽
上曰嘉乃



僧舍權安

因特 命權
安於開元寺
君以僧舍未
安政院 啓
禀 上諭以
當此亂中儒
佛何別遂奉
安于本寺



贊曰
城異州邑
館無庠序
版位初到
将奉何處
開元古寺
暫安以權
斥以僧舍
辭猶凜然



君於謁見之
日奏曰羅進
士陪 聖廟
而來城中亦
有生進五人
請設食堂
上特許之君
依太學例進
設食堂

復設食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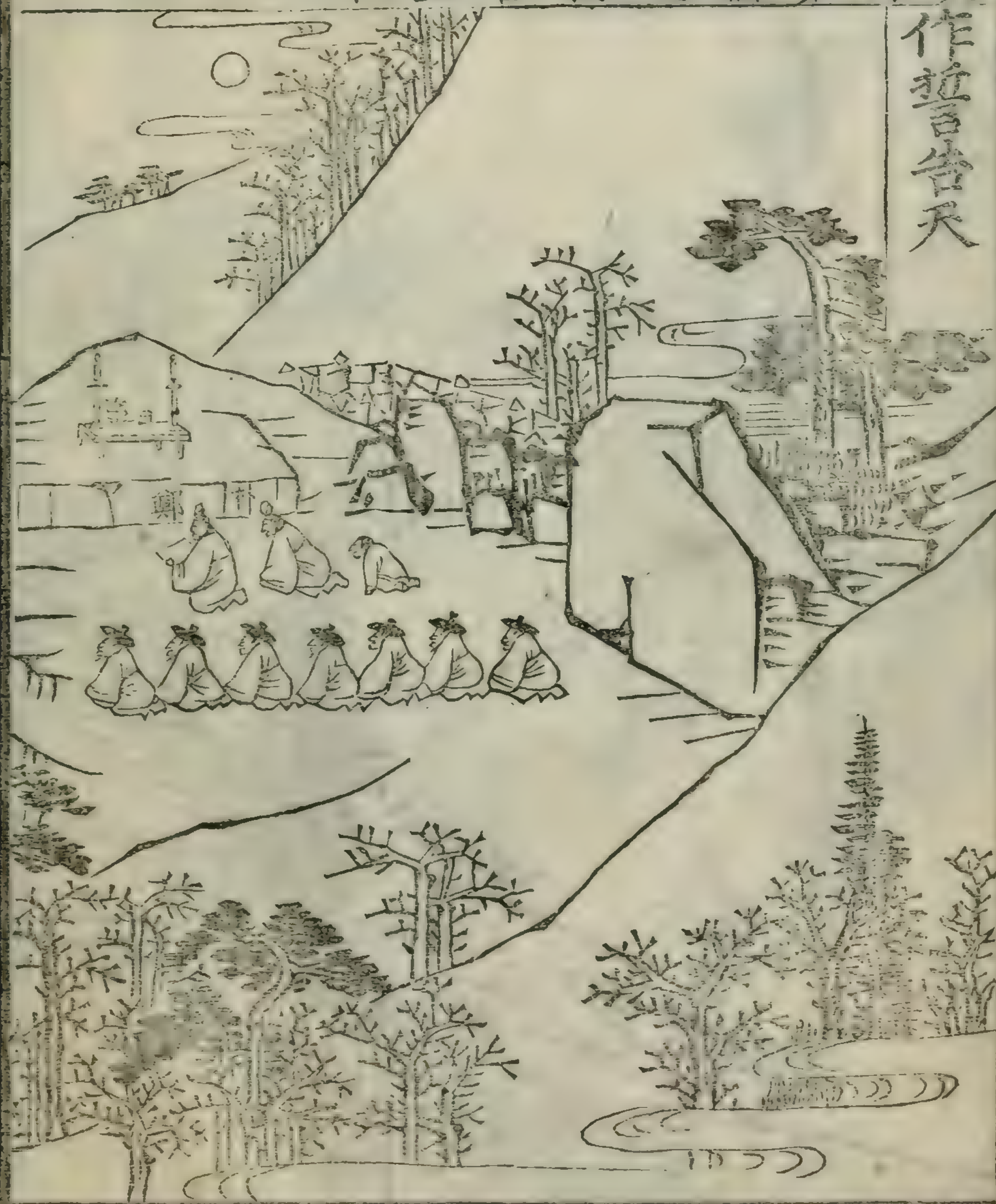


贊曰
是時陪從
一羅進士
亦有五儒
先入圍裏
寧以城危
或廢齋覲
矢石之所
鑾蓋舊儀



此時虜勢大熾城將不守人情益懼君恐釁心或懈於護 聖遂與朴僕及同行七人作誓文告天同盟於寺後壇下

作誓告天



贊曰
一死殉聖
吾決吾志
城陷不日
羣情恐貳
瀝血爲辭
永矢如初
質之在上
帝實臨余



明年丁丑講和後春二月自山城備儀奉還 位版於太學君與朴僕及同去七人次子䖍立皆陪從

亂後奉還



贊曰
亂幸遄已
春回舊泮
奉 版自東
禮備儀熡
紫巾赭袍
從容道前
廟貌重新
笙鏞復懸



是年五月以護 聖功特命鄭朴两僕免賤皆力辭不願知舘事李公植大司成尹公塀招于明倫堂前大加襃奬免賤之 命草記還收

守分辭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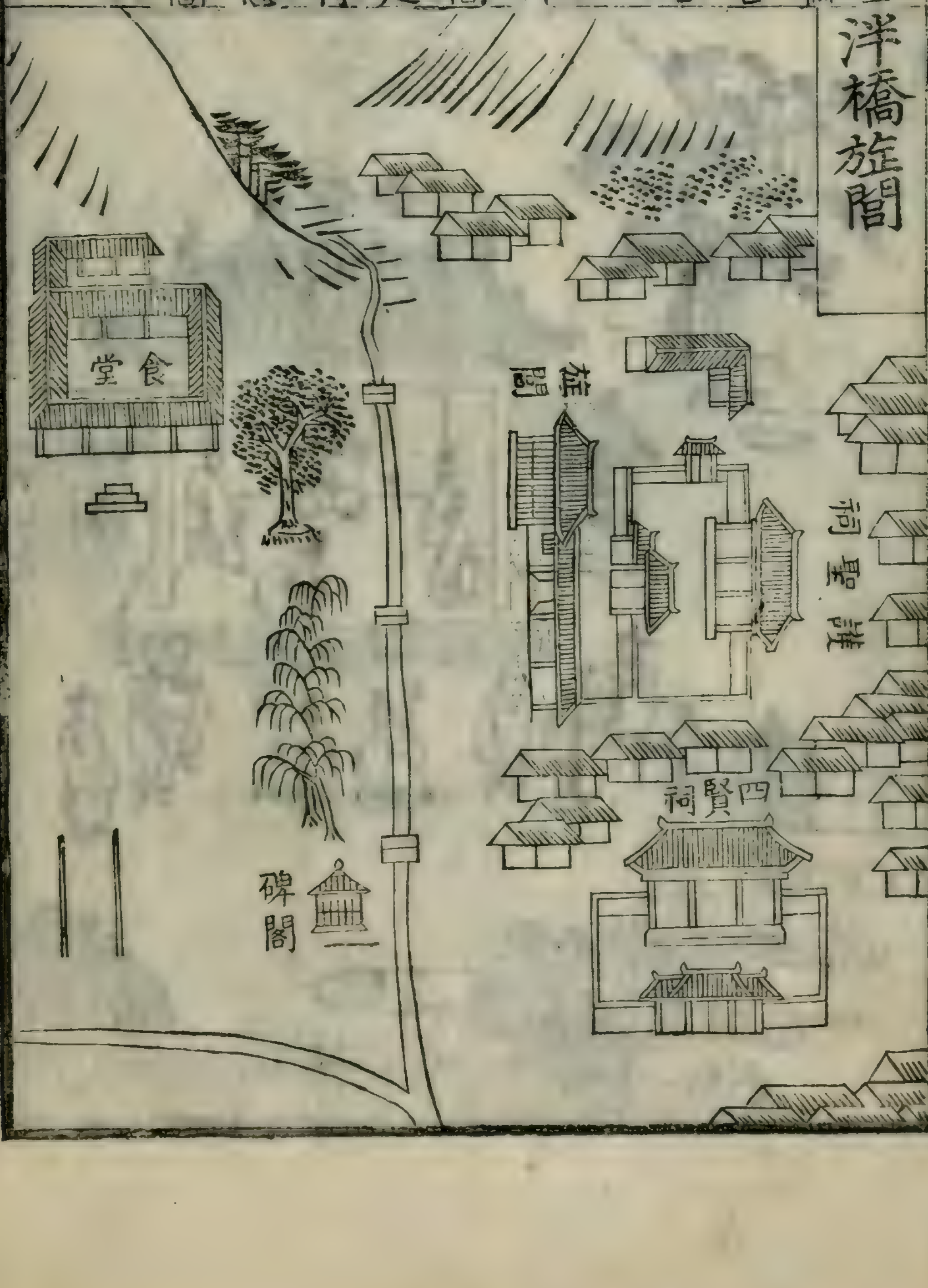


贊曰
功大斯文
名爭日星
許免其賊
聖褒丁寧
君曰吾職
終辭恩貺
齊連楚説
異代同尚



丁未泮人金世珎等因齋中士論上言禮曹回 啓請旌閭蒙允遂於東泮路邊立旌閭又於辛亥建祠于其傍持書護 聖忠僕鄭朴之閭

泮橋旌閭



贊曰
鄭朴之節
凜凜霜雪
鄭朴之名
煌煌棹楔
行路所敬
多士所瞻
何以致此
忠與義兼



鄭義士護　聖錄卷之一

護　聖事蹟

丙子記事

崇禎丙子十二月胡亂出於倉卒鐵騎已迫城門十四日日晡時　大駕即幸南漢滿城奔波閭里號哭此時太學諸生方八食堂忽有小札自外傳急報諸生蒼黃驚駭踰越食纏奔迸四散守直守僕鄭信國朴偺美驚惶出來則東西上下齋舍一時俱空獨有羅上舍以俊病留齋房始聞此報不知所措方欲出避之際信國曰　聖廟義不可棄去上舍曰爲之奈

何信國曰 大駕已幸南漢奉護 聖廟位版直達南漢可矣上舍即許之信國一邊使次子就立亟備三疋馬立待於香橋外即與朴僣美取西壁布疋裁作布帒痛哭入 殿內盛東西廡位版及祭器樂器盡埋於明倫堂後奉 文宣王位版及 四聖位版安於兩帒中一則自負一則使朴僣美負之各乘一匹馬十哲位版則盛以二布帒馱安於一疋馬而使就立牽而前導羅上舍則具巾服隨後陪行此時信國之三兄一弟將母先行長子顯立與其繼母及二弟二妹來持痛哭欲與偕去信國曰當此亂時吾豈

忍棄吾親與汝輩哉但吾方爲　聖廟守直之僕義
不可背去偸生當身負　聖廟位版直達南漢與
國存亡是吾職耳今吾諸昆季將母己行汝須速爲
隨去善圖以避之幸而不死則後必有相見之日矣
遂策馬催行顯立罔知所之號泣不止信國更不顧
視辟道疾馳是時本館書吏李好龍金沵金得說金
聲遠趙嗣梁鄭後侃及金義龍七人又願從行於是
遂整齊陪從頗成威儀大小人民雖在避亂之中亦
知　聖廟之所重猶能開路故無途道梗塞之患及
到三田渡虜陣處信國大喝辟之曰　文宣王位版

過去之地汝雖胡虜畧不致敬開路乎虜酋即皆下
馬羅伏開陣祇送是日得達南漢城內翌日始得謁
見於 上前伏而仰達曰小臣以太學守僕昨日奉
文廟五聖位版及十哲位版至此而進士羅以俊陪
來矣城中生進五人亦有自他處來者請自今日分
設食堂如平日之爲焉 上嘉之即 命奉安於開
元寺仍賜米布許設食堂信國因又告於政院曰僧
舍奉安於義未安何以爲之政院以此意 啓稟則
上曰當此亂時儒道佛道何可分別灑掃房舍依太
學例設堂爲宜以此連設食堂而當是時孤城月暈

失石雨下守堞甚危傾陷不日人情莫不洶涌朝夕難保然而灑掃之節虀盐之設一如太學之例信國見虜勢熾甚城守難恃或恐護 聖羣心有懈於終故又與朴僭美及書吏七人等自作誓文使金得說書之共告神明盖其文備護 聖廟之死不渝之意也乃於講和之後翌年丁丑二月十三日更奉 位版自南漢還安于 聖廟焉是日同行諸人俱得無事生還喜幸之心不可容說而但流散未集閭里蕩然慈母與昆季妻兒不知其存歿去處則潛懷悲痛日夕涕淚尋入舊家欲整家事則頹垣破壁俱是傷

心處也遂連日修掃　廟庭而無意歸家彷徨路上
矣一日欲卧食堂橋左下馬石忽然睡着則有一人
來覺是長子顯立而母親及昆季諸眷俱爲來集悅
然若夢中相對驚起相抱不覺失聲大哭仍問其生
還之由則顯立曰其時子與母親及諸弟妹無復更
望於父親故蒼黃出城幸與諸叔父相逢具告父親
護　聖之事相與飲泣前進歷屢日僅至慶尚道豐
基地則適無大段搔擾故仍得安頓其處而齎粮已
罄諸叔與子行乞村閭僅免飢餓俱得全安云不勝
幸喜即與諸昆季奉母親俱入于家且喜且泣各言

其苦狀語極悽切信國不覺流涕汪然曰噫吾與就
立衛 聖廟赴南漢之時割恩徇義自分一死而已
豈意有今日之覆會乎幸賴神明有祐得與母親諸
昆季及妻兒等並皆團聚於一堂而無一人折傷致
殞之患此豈非天歟事固不偶故不得不略記其護
聖顚末避亂說話以爲家傳焉
是錄文多荒澁且附其家眷聚散於其末似贅於
本事而旣出於亂中記實之自筆故並存不刪耳
聖廟護從同行錄
進士羅以俊

守僕鄭信國字士諒壬寅七月十四日生順興人

朴偕美字聖甫癸卯十月二十八日生密陽人

書吏李好龍字海甫己亥十月二十日生德水人

金 泳字海源辛丑十月十一日生仁同人

金得說字良弼庚戌八月二十三日生水城人

金聲遠字鳴淑甲寅三月二十四日生慶州人

趙嗣梁字子房甲寅九月十四日生錦山人

鄭俊佩字汝章乙卯七月初十日生錦城人

自願金義龍字龍遠壬寅正月二十五日生漢陽人

鄭就立字悌興癸亥八月十四日生順興人

南漢盟天文

護　聖至死不變之意告天盟文

右盟文爲嗚呼臣死於忠子死於孝萬古臣子之綱常伏惟我等當此虜亂捐軀捨命旣奉　聖廟扈駕南城矣不幸賊勢大盛城陷迫在朝夕人心散亂各自逃生到此危急之時至重護　聖之本意終不如始則此罪關　聖廟受罰于天何面目立於世乎況我等扈從　聖駕則臣民之道亦不可以背義偸生今日若有危變之事惟我兩人與同行七人同心血誠以死守護之意歃血同盟共告于　天地神明

至死不變而如是同盟之後如有背義者則萬古不忠之人天必誅之伏乞　天地神明照鑑

崇禎十年丁丑正月十二日告天盟文

鄭信國　順興人 名下背押

朴偕美　密陽人

李好龍　德水人

金　泳　仁同人

筆金得說　水城人

金聲遠　慶州人

趙嗣梁　錦山人

鄭俊侃 錦城人
金義龍 漢陽人

三還 安時陪行錄

知館事李植
大司成尹墀
司成申敏一
典籍朴亨遴
博士李繪
學正崔蓂旭
學諭李鄗

生員 金克諶

幼學 尹之元

前後褒典

丁丑辭賞

丁丑五月日 上特除羅以俊參奉鄭信國朴僣美竝 命免賤事 下敎本館知館事李公植 啓曰太學守僕信國僣美等奉護 聖廟位版扈從八山城之功依他例當賞免賤賞典而渠等以爲 聖廟久遠守僕臨亂衛 聖自是分內事云而固辭免賤願欲守 聖廟終老其辭賞守分尤爲可嘉今自本

館略施賞格而依自願勿爲免賤何如　傳曰允於是知館事李公植大司成尹公墀謂信國借美曰臨亂護　聖功光斯文而今又辭賞尤極可嘉故本館才己草訖免賤之　命依願還收而守僕之任實難其代不可遞易仍陞事知守僕信國亦不受事知其後壬寅信國以年老退任以長子顯立使之代役

壬申別　恩

壬申八月　崇陵行幸時鄭信國次子扈從典僕就立兼以年七十上言矣翌年癸酉三月十六日　上特下嘉義階仍招入引見多賜賞格而每於朔望出

入闕內問 安事 下教

丁丑別 恩

丁丑十月初五日 上御崇文堂招守僕及諸典僕
下詢泮中獘瘼後又 下教曰古丙子亂時扈從守
僕鄭信國之孫在於守僕中耶守僕等伏地奏曰有
之即 命招入此時信國之玄孫元僑適當守僕之
任即入伏地 上曰汝爲鄭信國之直孫耶旁孫耶
元僑奏曰四代諸孫矣 上曰長孫無耶元僑曰有
之矣 上又令招入而長孫德匡適下鄉不得入矣
初六日 上又下教京兆曰丙子亂時 文廟扈從

守僕鄭信國奉祀孫尋覓以入京兆以鄭信國奉祀
孫德匡適在外方其諸孫元僑時在守僕之意回
啓 上令戶曹米布從厚題給同月十五日自戶曹
木五疋式軍資監米二石式兩人處上下

前後事實

己酉完文

顯宗己酉大司成閔公鼎重莅任時以爲鄭信國丙子扈
從功勞極爲嘉尚不可廢置其長孫東益特差守僕
以滿勿遞而其子孫代代相承事完文

辛亥別賞

顯宗

辛亥七月大司成姜公鋧莅任時與掌議合辭曰鄭信國丙子護 聖之功極爲可嘉自本館白米一斗每朔上下

肅宗

甲子特差

甲子三月大司成李公秀彥莅任時扈從守僕鄭信國長孫東益特差守僕此時東益適在病中不得立役故諸孫中可合者使之代定而次孫斗益未入薦中事稟告則堂上曰鄭信國子孫雖不入薦中而與他人有異薦之有無何可足論直陞守僕兼定道峯書院庫直

庚寅特差

肅宗庚寅大司成金公鎭圭莅任時守僕有闕特問扈從守僕鄭信國子孫中可合者差定其時長孫東益老退支孫殷益差定守僕

乙未齋中單子

肅宗乙未七月齋中單子略曰丙子之亂萬姓鳥竄靡保骨肉其時守僕鄭信國奮身獨出哭入 聖廟奉出東西廡位版及祭器樂器埋置于明倫堂後背負正殿 位版走入南漢 上甚嘉之特賜米布仍招儒生連日食堂奉還後信國不願免賤故仍在守僕之

役而壬寅年老退長子顯立代立守僕瓜滿不遞己
酉年閱判府事爲大司成時顯立之子東益特差守
僕亦瓜滿不遞辛亥年姜判書爲大司成時以爲信
國功勞可嘉逐朔給米其後信國之子孫世承守僕
累年不遞次子就立以隨父扈從之功即其時免賤
而癸酉年依 承傳加資每於朔望出入 闕內問
安自此累蒙賞典矣前後事蹟蓋以信國之子孫故
也雖信國之曾玄孫可以免役故曾前齋直抄出時
齋儒稟達于主管免役矣今東益之子華齊入於齋
直抄出故以此意詳達于師席一如前例顧恤如何

景宗

大司成閔公鎮遠題辭曰今聞前後事實信國之大義實千古罕有曾前堂上特施酬勞之典則其於華齋亦不可不顧恤齋直之役特爲頓下

壬寅齋中通議

壬寅十一月学議金公始熚通議于同任掌議曰丙子之亂扈從守僕鄭信國之曾孫在於守僕薦中特爲收用以爲酬勞激勸之地如何同任掌議曰此事誠爲得當即稟于大司成則所答亦然仍分付守僕房曰汝等守僕遞代以其仕次收用雖是規例至於鄭華齋故守僕信國之孫堂上齋任以酬勞激勸之

意旣已相議今番窠闕以華齊特爲差出汝等知悉

旌閭時記事

丙午齋中單子

英宗丙午四月大司成洪公錫輔祗任時掌議李公命采
呈單曰扈從守僕鄭信國朴偕美等事蹟已有作傳
之文故玆將以上一經覽之可以洞悉而想像當時
實有凜然起敬之意其有功於斯文足以不朽於萬
世其時自 上有免賤之 命渠獨願守 聖廟終
不免賤其志亦可尚矣今不可以渠之當初不願者
一向無褒賞之擧偕美今已絶嗣不宜論信國長孫

一人代代免役衆孫中一人擇其合於守僕者輪回
差定以爲與太學俱存之地而玆二件事亦非拔凡
褒揚之意歲久年深易致泯滅無傳小生之意以爲
別立一間祠室于守僕房近處春秋釋菜之時以
文宣王位祭需退物使守僕輩行祀以奬其忠義庶
爲得宜今如亟舉此事則一館典僕莫不觀感而聳
動豈不爲勵風化之一大助耶營建物力不甚多自
本館略干備給其餘使守僕輩出力相助則渠輩無
不樂從不日而可成矣肰玆事不可不一登 天聽
師席雖或移拜 經筵中陳白前後事蹟伏望

題辭曰事實得宜云云

丁未泮中上言二月初三日陵幸時上言狀頭金世珍

白等臣矣段臣矣徒等伏以奬節褒義賞功酬勞自
是帝王之良典是白齊 本館故守僕鄭信國朴僣美等
臨亂護 聖廟之事蹟不啻明白是白乎等以 臣矣徒等
枚擧終始冒萬死仰 達爲白去乎 盖當丙子之亂太學
諸生一時分散而信國以其時守僕挺身獨出抗言
于衆中責以勿去之意惟進士羅以俊服其言而從
之信國遂使其子就立急求三疋馬而立之與其同
任守僕僣美哭入 聖廟先奉東西廡位版及祭器

樂器埋置明倫堂後又奉　五聖十哲位版與偕美
分負于背上請羅以俊陪行而各騎其就立所得馬
使就立辟人而行其時吏隷中感義而願從者有金
得說等七人隨　大駕入南漢奉　安于城中謁于
上請以羅以俊及在城生進四五人設食堂如例
上嘉其義而許之信國又以孤城賊熾深慮　位版
之難保與偕美及同行諸人共告神明作一盟文大
抵同心死守之意也　大駕還都後以奉護　文廟
功羅以俊則即除參奉信國偕美則特　命免賤而
信國等自以累世典僕願守　聖廟爲辭其時知館

事臣李植大司成臣尹墀以其情願 啓達還收免
賤之 命故信國等終以守僕歿身是白齊 臣矣徒等
竊伏惟臨亂守義求之士君子亦不易得而信國等
以僕隷之賤乃能辦此於危難之際者豈非其所難
而尤所奇者乎雖在平常無事之時盡誠守義終始
靡懈者固非人人所能是白去乎況當虜騎卒迫擧國蒼
黃各懷其全軀保妻子之心顚倒奔竄之不暇是白去乙
信國曾不顧一身之死生骨肉之相失惟以 聖廟
之保護爲重慷慨奮義辭氣凜然倉卒權 奉處置
曲盡則其出入之奇節衛 聖之大功如彼卓卓是白

乎旀至於八城之後矢石交下滿城危懍人不保朝夕
而獨於此時食堂待士之禮若是其從容誓天成文
矢死不渝之義尤爲激切足以感動人心則其堂堂
義烈實是古今之所罕有是白齊臣矣徒等伏見 國
家崇褒之不以貴賤而有異故嚴興道乃寧越之官
隸而盡節於 端宗大王是白乎等以隱卹之典及於身
後至配六臣書院是白遣書吏姜孝元亦當丙子之亂
效忠於 昭顯世子是白乎等以奬善之 恩及於生前
是白去乎今以信國等所樹立功較之於興道孝元則雖
所遭不同所職有異而惟其終始不貳之節易地皆

然是白乎則旌褒之典宜在一例而信國等段于今百年來獨漏於揭厲之恩是白乎所此不但典僕輩之竊相歎惜而抑亦士林之所共嗟惜者已久是白乎等以前後多士中公論已發至有上達立祠之議而只以下賤之事有不敢瀆擾至今遷就是白去乎臣矣徒等竊恐此事將至於泯沒而無稱是白乎等以竊欲鳩聚財力營立一間祠室以爲春秋釋菜後薦其餕餘以寓景慕之誠俾作觀感之地是白乎矣有不敢擅便是白乎等以玆敢不避僭越之誅相率齊籲於法駕清道之側爲白去乎伏乞日月之下俯賜鑑臨特許信國僭美就立

等立祠之請為白良結望良白去乎詮次善 啓向教是事望良
白內卧乎事是亦在謹 啓特蒙 天恩
禮曹回 啓同年三月十八日判書申公思喆
云云 觀此上言則本館故守僕鄭信國當丙子之亂
使其子就立急來三匹馬而立之與其同任守僕朴
偕美哭入 聖廟先奉東西廡位版及祭器樂器埋
置明倫堂後又奉 五聖十哲位版與偕美分負于
背上隨 大駕入南漢奉 安于城中設食堂如倒
大駕還都後特 命免賤而信國等以願守 聖廟
爲辭還收免賤之 命故信國等終以守僕歿身

特許信國偕美就立等立祠之請爲白良結有此呼籲爲白有卧乎所當丙子虜變之日舉國奔波各自圖生而信國等以 聖廟守僕不顧死生挺身奮義奉護 聖廟位版追到於 行在所招集諸生設食堂如例一片圍城之中絃誦不絶其終始衛護之誠如彼卓異此實前史之所未有是白遣 及夫平亂之後自 上嘉其功而特 命免賤則信國等稱以分內事辭而不受終以守僕歿身其所處義尤爲嘉尙到今近百年之久典僕輩因士林之公議懼事蹟之泯沒私聚財力營立祠室以爲觀感之地而渠輩不敢自專有此

英宗

上達之擧是白乎矣既無前例之可據則有難輕議而當
此世降俗末人心頹敗之日若此之類不可無別樣
褒美之道鄭信國朴借美特爲旌表其門以示激勸
之意實爲世道一助而事係重大臣曹不敢擅便
上裁何如
答曰事極稀異依回啓施行

享祀時記事

甲寅齋中發論

甲寅二月初一日掌議洪公象漢入泮時招守僕及
諸典僕曰臣民之報國莫先於臨亂効力國家之褒

崇亦莫大於顯忠尚義粤在丙子虜騎猝至朝野蒼黃之日故守僕鄭信國朴偕美兩人不顧妻孥計身貧 聖廟位版扈從南漢平亂後還爲奉 安廟貌依舊其衛 聖扈從之功孰大於此丁未年因士論典僕等俱上言特爲旌表兩人於泮水之東丹閣鱗然使人觀感而獨無香火之禮實爲欠典矣其視寧越嚴興道配享六臣廟之事亦不妨援以爲例而文廟事體重大此則固不可擬議然每年春秋終丁使諸典僕祭於兩人旌閭所一以爲崇報之典一以爲激勸之地可矣汝等自今春終丁爲始設祭而以

英宗

爲永久遵守勿替焉

壬申完文

右完文爲褒忠奬義錄及後裔 國家之厚典粤在
丙子虜亂朝野震蕩守齋儒生無不踰越獨有故守
僕鄭信國挺身奮義與其子航立及同任守僕朴僭
美等哭入 聖廟背負 五聖十哲位版陪齋生一
員行辟人於亂離搶攘之際護 聖入山城又 啓
請設食堂如例使詩書絃誦之義尚寓於風雨矢石
之所則其所以衞捍 先聖大有關於斯文其功足
以有辭於薦紳章甫之間而亂己 駕還自 上特

許免賤嘉賞其功信國等又以累世守僕不欲遽離
聖廟力辭之自願長爲守僕永守 聖廟以終其世
此又足與羊說辭爵祿鬻拳棐經皇之事齊美丁未
年間士林中公論奮發將欲別立一間祠屋於守僕
房近處每春秋釋菜後卽以祭物餕餘使守僕輩行
祀於鄭朴兩人以奬其堂堂義烈如臧戶長配六臣
書院之爲而伊時朝議以爲 文廟事體重大有難
輕許太常回 啓 命旌兩人之閭而他無褒賞之
典則在太學崇奬兩人聳勸諸隷之道惟此守僕之
任使其兩人子孫世世充差與太學偕存以答其當

亂衛 聖死生以之之功可也而借美則無後信國之孫曾繼爲守僕者亦代不乏入第緣近來末世公道絕少至使信國之遺裔在泮者卒無收用之事有若相忘者然在 國家誠爲欠典在儒林亦爲慨惋茲以別立條例定爲完文守僕元額六窠內別其一窠名曰鄭窠自今守僕有闕代先以鄭裔中試取有文者一人以充其窠瓜滿後連以鄭裔依前試差以此爲式世世相傳勿以他姓易之以酬信國以勸諸僕事永久遵行者

丙子行祭

英宗丙子十二月日大司成南公有容莅任時齋中發論
以爲丙子亂扈從守僕鄭信國奉祀孫德匡聞是良
人云事甚怪異渠之先世不但累世典僕況渠高祖
信國實千古不朽之名守僕而斯文難忘之大功勞
也當初褒賞之時旣不願免賤則其後孫之爲良豈
其祖辭賞之意乎分付任掌房特令入屬典僕以待
守僕之有闕而卽差守僕事往復兩齋任諸堂上則
堂上齋任曰此事實爲得當仍使入屬焉同月日守
僕洪時龜適以瓜滿退去故任掌等備守僕望記告
課于大司成則特題於望記中曰鄭信國丙子之事

功存 聖廟可謂百世不朽頃者其孫之八屬典僕意蓋有在而且値今年今月事渉稀貴守僕薦有無有不足論德匡特差守僕焉仍分付任掌等曰當此丙子之末月豈無感古之事自官米斗略干題給汝等具奠致祭于旌閭所二十六日守僕房任掌率諸典僕行祭于兩旌閭而祭文則大司成親製焉（祭文在下）

旌閭重修時記事

甲申齋中發論

甲申二月日齋中發論致言于堂上即見旌閭傾頹招謂守僕房任掌曰扈從守僕兩人即汝輩先正也

今其閭宇如彼頹落而不爲修葺豈不慨然者乎任掌輩已有修葺之議而因循未就矣適承此敎亦不勝興感卽爲布告泮中鳩財召匠將爲改建而舊宇褊隘故方有開拓稍廣之議泮人洪有貞特買閭後家納其基地之半自此庭除頗恢廟貌稍成焉

建祠時記事

己酉齋中發論

正宗

己酉八月日太學掌議柳公諫進言于堂上曰古丙子亂時護　聖守僕鄭朴兩人之功　朝家特爲旌閭以表其忠使泮人等春秋享祀於其旌閭之下事

甚稀貴然其間有嗟恨事旌閭乃是路傍淺露之地也其傍享祀不敬特甚此兩人之忠有光斯文功垂後世在吾儕堂堂爲先正而地處寒賤故至於此此然抑亦泮人等之先正則其於享祀之際豈無尊尙之道乎小生微見此兩人之祠宇依古鄕賢祠例立於旌閭之後日後春秋享祀時特祭於祠宇則事甚得當於褒善激烈之道庶幾有補先自學宮食物上下使泮人等出力營建之地何如

大司成李公秉鼎題辭曰事極得當自本館爲先十貫銅上下另加分付而其餘則自齋中申飭期成爲

好矣於是泮人等依分付將欲營建而緣於財力之
難辨議論紛紜而止

同年齋中申飭

掌議柳公諫又招泮人中曾經守僕李鳳孀申飭曰
鄭朴兩人祠宇營建事請於堂上得許而泮人等至
于今不爲始役何其貿貿之甚也吾儒之斯文汝輩
之衣冠皆出於此人之功名爲泮人雖賣家庄似無
所惜而此事之尚今寥然豈不寒心乎其在樹風聲
之道不可悠泛遲緩汝今帶守僕中事知之名特任
此事勸諭泮中期於亟成爲可鳳孀對曰謹當如敎

正宗

宣力矣即諭於泮中三房極力欲成而未果焉

庚戌班首單子

庚戌十二月齋中東班首尹公載厚西班首盧公爾鈺呈單于堂上曰恐鑑伏以故丙子亂護 聖守僕鄭信國之卓異大節昭載於奉護錄中不待縷縷提煩而就考原錄則庶可照燭矣自 肅廟朝招見信國之第二子就立而超資賜賞 特施獎褒之意而先朝又加旌表之典庸示獎節之後一二堂上或製文致祭或撰碑壽後至於捐財建祠之論出於前掌議而前堂上亦許之繼自齋中屢發單辭且薦拔其

子孫除減其賤役至今載在完文俾為永久遵行之地則其於褒揚之典存恤之方靡有餘憾而但事鮮有終法久必懈祠宇尚未營建而每當春秋露祭於旌閭之前又其子孫數多而無一人入參於守僕者烏在其自 先朝嘉奬之意而自下對颺之義哉伏望參考前後事蹟後分付泮人即為建祠之地而申飭該任每處守僕一窠使其子孫世世承為守僕同守 聖廟則其於奬節衞 聖之道庶幾無負矣生等適忝班首之任故採取公議玆敢仰陳惟閤下之量處焉

大司成柳公戇取考護　聖錄後即招事知守僕洪
五番曰汝知故護　聖守僕鄭朴兩人之事乎吾出
入芹宮六十年之間莅是任者前後八九次矣過路
只見兩人之旌閭而當年忠義之本跡則未知矣今
因齋中之發論取覽其原錄則此入實千古難儔之
忠烈也嚮靡斯人　孔夫子位版誰能保護斯文綱
常賴此不絕則於　國家非徒有光其實　聖廟之
忠僕也至於報善償功之道不可用小小之賞典也
今聞旌閭下露地享祀極爲慢忽可以別立數間屋
於淨潔處以爲享祀之所事甚便當吾亦當如前堂

上倒食物上下矣汝今當事知守僕之任資級已高年且老於泮鄉以余此意布告泮民而終成祠屋之責汝其自任可也即使守僕往答于兩班首曰單辭極善自官當分付計料而事關勉勵忠義亦自齋中申飭未爲不可矣於是兩齋士論僉發五蕃亦依分付退論於泮中父老處

正宗

辛亥泮中會議

辛亥正月泮中父老齊會以堂上分付及齋中申飭之意發論衆議僉同後遂以財力辦備事稟告于堂上與齋中則泮人子弟未及八房者二十二人出給

免役帖各人處三十兩式納于祠屋營建所事特爲
分付

同年護　聖祠開基

同年二月大司成柳公戇入泮中親審建祠基地即以定任董役致誠宣力事申申分付後返于莅閤所開門入庭拱手而立曰名分雖別此人之忠義令人心服其在必式之道不可無敬遂舉手長揖嗟歎良久而出

同月齋中助需

同月掌非洪公祜淵招致時任守僕洪五蕃與曾經

守僕李鳳孀而問之曰古護　聖守僕鄭朴兩人建祠之議出於士林云汝等知之否鳳孀等仰告曰昨年柳掌議 諫 入泮時適過旌閭之前見悵惘之設而招問曰此何爲耶泮人等對曰每於春秋終丁鄭朴兩僕之祀行於此故如是矣柳掌議聞而慨然曰旣曰祭而行於路傍可乎即稟于堂上 稟目在上 大司成 李秉鼎 以極當之意題答而 題辭在上 與僕等力綿未就矣月前齋中兩班首 尹載厚 盧爾鈺 從士論呈單于堂上則 單子在上 大司成 柳戇 分付于守僕特出免役帖四張助役故小人等將欲始役矣洪掌議正邑曰鄭朴之誠忠非但

汝輩之先正朝野之所共歎服則汝輩所當宣力之不暇而士論累發於齋中前後官家亦爲助給尚此寥然何汝輩貿貿之若是耶即速營建以聳觀瞻可也於是泮中激勸殫誠遂始事焉

掌務官稟目

同月掌務官朴公師默稟目曰即接典僕等白活則今此古邑從守僕鄭朴兩人之祠室營造時物力極其苟艱未免中輟之慮依前例齋直免役帖優數成出俾完役事事屢屢齋訴爲有卧乎所盖此護　聖守僕之祠室營建既因士論之歸一又有官家之分付而

況當初出給免役帖以爲顧助矣到今物力匱竭不得不更爲助給而兩齋既出四張則三郎廳亦當顧助而郎廳淺見有難擅便緣由謹稟

大司成柳公軆題辭曰齋中既出四張則不可一向多出帖以生日後弊端而所稟既如是限六張加出以爲準役之地

護 聖祠扁額

建祠時大司成柳公軆親製上樑文文在下 又分付曰廟成之後不可無扁額吾當親寫焉祠成後親筆題之曰護 聖忠僕鄭[illegible]兩僕之閭揭于大門上掌議

柳公諫親書護　聖祠三字揭于祠內

神版尺數

神版造成時大司成柳公䜟分付曰主身尺數當少減於各處書院位版以存等級之意稍長於凡人神主以示優奬之義可也於是主身長一尺九寸廣四寸厚一寸圭首兩邊五分趺方廣八寸高四寸厚四寸（周尺用周尺）以此造成之意仰稟于堂上則曰好矣故如其敎而遂成之

題主則齋中相議以善書崔進士翼運定寫焉

春秋享祀以終丁行事祝文則仍舊旌閭行祀時祝

正宗

用之祝文在下

建祠時擇日及物力所辦

辛亥二月二十八日酉時開基三月初八日未時立礎同月初十日申時上樑七月二十八日午時奉安東西齋各出免役帖二張式本館三郎位亦出二張式合十張及各處所收合爲一千二百兩訖役後祭器鋪陳等物盡爲造備春秋祭需則自泮中各房辦備行祀而每患苟簡故五代孫東軾特出百兩錢買位田納于祠中每年稅錢十兩分捧於春秋行祀時以助需焉

昔之未祠也行祀於旌閭下路側實有如不祭之歎矣幸因柳掌議之呈單始有建祠之議因以大司成柳公極力指敎於是泮人興起董事祠始成而祀以禮寔出於感歎偉節之盛意而其爲激勸樹風之道亦豈淺淺也哉

官助祭需

當宁癸亥八月大司成李公相璜莅任時泮民李景龍等呈狀略曰故扈從守僕鄭信國朴僣美兩人曾於丙子之亂挺身護　聖之功旣蒙　朝家前後之澤前於丁未特爲旌閭後於辛亥又爲建祠泮中收聚如

干財力春秋之祭如例設行矣祭需非爲不足而若得宮下之米斗錢兩永爲定式則上有褒忠之典下無私祭之名云云

題辭曰功著護　聖事合樹風旣已建屋妥靈宜有自官助祭每春秋各米二斗錢二兩自東西壁上下以送非曰助給聊表曠感

護　聖錄編輯開刊顚末

護　聖錄編輯

護　聖錄在於其後孫東軾家未脫亂藁束置塵架見之者病其顚錯無序矣壬子春姜公命齊取見後

當宁

壯其卓節而又悶其烟煤蠹飽將就於泯沒無傳遂
彙分校讎精寫成編又拈出本錄中十二節作畫弁
首因勸入梓東軾辭以力綿因循至于十餘年而未
果矣

護　聖錄開刊時堂上分付

癸亥九月大司成金公近淳莅任時分付于本館書
吏處曰近聞古丙子亂時護　聖守僕鄭信國之遺
錄在於其後孫東軾今欲開刊云其錄暫爲持來焉
東軾即爲呈納則四五日披覽後分付曰是錄有功
護　聖無疑傳後而旣非鄭家之私乘便是公家之

文蹟入梓時財力豈可一任於其子孫而已自官亦當有助給之道矣遂以白米二石及泮民免役帖十張出給東軾處使之以此經紀焉

護聖錄開刊

大司成旣以二石米十張帖出給而晉置於書吏金洛采處徃苒踰年姜公屢次往勸每每推諉蓋長汩刃筆未遑於此而然也甲子十月姜公使東軾推來其原錄因始刋板於初十日免役帖之分於泮中不即送錢者柳公諫招諭泮人次次收來而成其役柳公則前以太學学議主張於建祠今又指委於刋役

也若非東軾爲先之誠何以保守遺錄之在草者於
近二百年之久也又非姜公尚節之篤亦何以勸編
勸刊至于十餘年而匪懈也且柳公前於建祠後於
刊板終始周旋愈往愈摯寔出於崇義之公心而爲
義士地宣力最多矣

鄭義士護聖錄卷之一

鄭義士護 聖錄卷之二

記實文字

鄭信國護 聖記

丙子之亂出於倉卒太學諸生方入食堂自方外有小札傳急報諸生蒼黃踰越食纏蹂躪四散惟羅進士以俊以病不入食堂而留在齋房聞是報覓履欲避之際守直守僕鄭信國以義挽止使其子就立奪取泮村避亂馬三匹繫于香橋外使同任守僕朴僣美取西壁布疋裁作布帒納東西廡位版並祭器樂器諸般祭用之物埋置于明倫堂後又以布帒納

五聖十哲位版與偕美分而負之而乘使就立牽馬
先行羅進士則着齋服隨後行辟道入雖在亂離奔
忙之中亦開前路得以扈　駕入南漢翌日信國伏
於　御榻前仰達曰小臣奉　文廟位版與齋生一
員扈從矣今見生進四五人亦自他處扈從請自今
日分設食堂　上許之依太學例連行食堂矣　大
駕還都之日羅進士則　特除參奉信國偕美等並
命免賤信國偕美等以爲渠等以　聖廟久遠守僕
不忍遽離　聖廟不願免賤其時知館事李植及大
司成尹墀論　啓其情願還收免賤之　命無他褒

美之舉其堂堂義烈與寧越嚴戶長興道略無彼此易地皆然而表旌之典獨及於嚴追贈水部之郎配享六臣之院鄭則泯滅無稱此實有歉於　聖朝襃忠之道而多士之所共歎惜也余自乙未出入齋中稔聞鄭僕之顚末每每稱道於齋生及齋任思所以襃揚其義烈而入微言輕無所施爲可勝歎哉公論不泯事必有待好義君子迺能枚舉上達或別立祀室於太學之側並享信國偕美等春秋釋菜後使典僕祭之或刻其事實立碑于香橋之上以爲許多典僕觀感振作之則則亦不無補風化之萬一云爾

崇禎紀元後九十二年己亥孟冬丹山禹世準記

鄭信國傳

鄭信國者 夫子廟守僕也 國家初興設太學建夫子廟置守僕四人使叓直焉而必取能文通禮習儀者充其選蓋僕隷之淸望也 仁祖大王旣正彜倫義理大明蓋自搢紳至縫掖莫不嚮吾道而尊聖人于時也大儒名賢迭長成均高行峻節之士盡由黌舍出其義氣風聲之聳動而濡染宜無貴賤之殊況乎爲守僕者夙夜乎 夫子之廟周旋於俎豆之間習聞士論之餘韻也哉信國字云士諒其父許農

嘗以贊守僕名兄義國亦稱識禮守僕禮國號迂庵能詩被獎於任踈庵叔英今其唱酬錄猶在崇禎丙子虜警甚急太學諸生奔迸四散東西上下齋一時俱空泮村男女扶携呼哭攔街爭出惟恐或後信國則其時守僕也自以身爲守僕今有急捨 位版而逃非職也即抗言于衆中責以不可棄去之義義正而辭嚴足令人愧屈而倉卒遑急莫有應者惟羅以俊上庠服其言許與之同事同任守僕朴偕美及信國之子就立在 廟側不敢去於是使就立搜馬於泮村戒曰亟備三匹馬待我於香橋外使偕美作布帒

盛東西廡位版及祭器樂器雜物坆明倫堂北而埋
之又以布帒奉　夫子位版及　四聖十哲位版分
作兩擔一則自負一則使僣美負之請羅上庠具巾
服陪行其騎則就立所得三匹馬也於是書吏金得
說等七人亦願從而就立爲前導焉旣而聞　大駕
入南漢逶迤轉達于城中蓋在路常使就立辟人入
無大小皆能知敬　夫子而義信國以故雖在亂離
蒼黃之中亦無途道梗塞之患矣入城之翌日得見
於　上仰達曰小臣奉　夫子位版只有進士羅以
俊一人陪來今見生進五員亦自他處扈從在此請

自今日分齋食堂如平日　上嘉其義許之當是時
孤城月暈砲矢雨集人情洶懼氣像愁慘懍懍若不
保朝夕而　天子之位版猶全養士之舊禮不廢雍
容揖遜之風詩書絃誦之意尚寓於搶攘危急之中
滿城人士咸拭目嗟歎焉信國又以虜勢愈熾城守
甚踈存亡未可知也萬一傾陷各懷偷生之計則奉
位版扈從之義終恐其不能保也於是與僭美及得
說等七人共告神明作一盟文其文大抵同心竭誠
終始不替之意而書之者得說也辭氣勃勃筆法活
動觀於此亦足以想像其爲人矣亂已　大駕還都

特以奉護 文廟功除羅以俊參奉 命免信國偕
美等賤役信國等自以累世 夫子廟守僕至其身
而又護行於危亂之際令不忍遽離 夫子廟知館
事李植大司成尹墀聽其情願陳啓于 上還收免
賤之 命信國於是以守僕終焉蓋其至誠尊奉惟
在於 夫子廟故甘爲賤役死生以之不知者笑其
愚而知者以爲難今信國之宗族世世爲守僕而其
長子曰顯立顯立之長子曰東益東益之長子曰華
峻華峻之子曰德匡義國之曾孫曰致剛而致剛又
於金得說爲外孫故南漢盟文尚存其家而迺菴之

孫曰興建云

杞溪子曰余嘗由弘化門踰梨峴望見泮水東西村環以奇巒樹林葱鬱沙白而地淨令人胷次灑然其間宜出高世人抑信國嘗之歟禹準卿慷慨好語義者也一日訪余于明倫堂之東序爲余言陰城南家義狗事忠州安氏烈婦事仍及信國事鋪張而讚美之疊疊不能已余頗喜聞此事要準卿錄其蹟而投示又招信國從曾孫致剛者而問焉世遠矣未之詳然其有功於斯文則不待一二言而可徵矣嗚呼士林中安得如信國者與之閑聖道而闢異端也哉彼

羅以俊與借美得説亦能捨妻子而從信國終能樹立高義其賢於庸衆人遠矣

崇禎紀元後九十九年丙午季春進士杞溪俞彥協記

扈從守僕鄭信國傳

烝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懿德者不以貴賤而豐嗇古今而存亾非民之秉彝則誰爲爲之孰使然哉余於鄭信國事竊自感焉信國者太學　夫子廟守僕也崇禎九

年丙子金虜犯我直抵京都　莊穆大王駕幸南漢
時太學諸生當食踰越食纏奔迸四出進士羅以俊
獨留齋房信國以為守直　聖廟是職也今有急舍
位版而逃非義也抗言于衆中責以不可棄去之義
以俊信服於是信國謂其子就立曰亟備三匹馬待
我於香橋之外與同任守僕朴僭美取西壁布作布
帒盛東西廡位版及祭器樂器之物埃於明倫堂北
而埋之奉　天子位版及四聖位版安兩帒中一則
自負一則使僭美負之十哲位版馱在馬上請羅上
庠具巾服陪行向南漢　行在所使就立牽馬先行

行辟人大小奔竄爲開前路以讓之旣已得抵南漢
翌日白 上前曰太學守僕信國奉 聖廟位版入
城而陪來者止有進士羅以俊一人今又生進五人
來自他所請從今日分設食堂如平日 上義而許
之特賜米布信國又入告政院曰開元寺奉 安於
義未安何如政院陳白其意 上曰臨亂儒道釋道
何暇分別依太學例設行食堂可也乃 安位版於
開元寺東西分配六上舍設食堂直宿如太學例越
明年丁丑二月亂已 大駕還都十三日信國奉
位版以還陪行者學官李植尹墀申敏一朴亨邁李

牖崔夢旭李鄗生員金克譓士人尹之元也 上特
除羅以俊寢郎 命免信國偕美役信國等不忍離
夫子廟願守直終身不欲免其役 上從其意許之
及信國老代以其子顯立而其孫東益斗益殷益相
繼爲守僕令世世不絕也次子就立卽其時免役而
癸酉年依 承傳特加嘉義累蒙賞典矣丁未年因
士論與僕等上言請立祠室于 聖廟之側薦用釋
菜餕餘以示奬勸禮曹判書申思喆囘 啓旌表其
門在橋門東甲寅春掌議洪象漢李彥衡招與僕相
議使以春秋終丁設祭焉亦不無士論之褒崇也當

其信國衛　聖扈從之時其長子顯立年十九與其家眷迎接於橋頭相扶痛哭信國曰吾奉護　位版扈從南漢汝須善爲避亂顯立等轉投豐基地鬧扇警己歇還尋故土洋村俱空扶携彷徨望見一人偃卧食堂橋前省視則乃其父信國也父子相見不覺痛哭一家諸眷無一人致傷之患而俱爲來集事亦奇矣信國以眇然賤隷不顧一身之死生骨肉之相失惟知奉護　聖廟爲職處置從容辭氣凜然則宜其義動人心而觀其設俎豆於干戈之中則可謂顚沛必於是矣知奉　聖位安佛寺未安則儼然有

聞聖道闢異端之義及夫辭賞安分守　廟終身則又有不伐恬退之義此皆君子之所難也非好德而能之乎夫士平居讀書談義理知節義之可尚及當倉卒危難劻勷失守曾下賤之不若彼太學逃難之士聞此人之風能無愧乎歐陽子撰五代史引王凝妻斷臂之事以刺當世失身之臣若信國者亦可以警當世士矣宋夫子序刻立懂之人山僧賤隸卒皆收錄蓋褒世意也今使信國得刻於士君子之林則必能事業軒天地太史氏可傳之也余觀其南漢同行錄有吏隸等七人李好龍金泳金得說金聲遠趙

嗣梁鄭俊侃金義龍是皆服信國之義而願從者也羅以俊孫學川家宜有當時事蹟而余恨其未得一覩也借美字云聖甫無子孫而信國字云士諒其父許農以贇守僕名兄義國亦稱識禮守僕禮國號云适菴能詩爲任踈菴所賞詶令其唱酬錄猶在義國之曾孫曰致剛适菴之孫曰興建信國壽至八十六子二婿順興人云

甲寅仲夏靈山辛錫奎爲之傳

禹公俞公辛公爲義士或記或傳辭極慷慨蓋好義尚節士也是錄足以不朽而實自三公之作云

有明朝鮮國護 聖義士鄭君信國之墓表

楊州之南有海東村故太學守僕鄭信國葬焉後百有餘年而成均館大司成驪興閔鍾顯表于其墓石曰信國順興人隸于頖宮守 先聖廟崇禎丙子虜薄京都太學諸生聞急皆四散信國告其家人曰吾守 聖廟義不可棄去以圖存遂與守僕朴借美哭而入殿內取東西廡位版及祭器樂器瘞于明倫堂之北乃作布帒盛 文宣王位版及 四聖位版與借美共負之以十哲位版載于馬間行達南漢 行在以聞于 上 上嘉之賜以米布 命奉 位版

于開元寺信國以爲僧舍非所以安 聖廟顧倉卒
議不行然猶日掃灑設食堂如平日既又與偕美及
從行吏七人作誓文告神明約以護 聖廟效死不
去明年春還京師 上特命信國免賤以奬其義信
國辭曰臨亂備 聖是職耳請長爲僕守 夫子廟
於是知館事李公植大司成尹公墀爲言于 上而
許之信國年八十竟以守僕終後 肅宗大王聞其
事而奇之召見其子就立超資賜賞 命朔望八闕
問 安蓋異恩也 英宗丁未泮人上言請爲信國
偕美立祠 上詢于禮官 命旌表其門閭烏頭赤

甬屹于泮水之東過者式焉嗚呼士平居讀書談義理一朝遇變故其不恇怮逃竄者幾希乃信國以僕隷之賤毅然奮發守其職不顧其家卒能全安 聖廟事光于儒林而名徹乎 朝廷蓋凜乎有唐何蕃之風斯其可敬也已余從高祖老峯公從曾祖丹巖公嘗爲大司成幷存錄其後裔及余猥忝是任承上命修太學成典備記其事所以對揚我 聖朝褎美之意焉爾初信國等奉 聖廟入南漢獨進士羅公以俊守館不去以儒衣冠終始護從後有良史氏其必牽連書之無疑丁未孟秋下澣刻

墓表銘

太學掌議靑松沈來永書且銘之曰可愛匪君可尊者師師道將墜之死靡渝　至尊蒙塵捨命而隨山斗在背日月在上吾生也直寧撓其向維楊東村萬年遺宅凡我人斯永以爲式

墓表陰記

惟我五代祖義士府君諱　聖之功　先朝丁未已有旌閭之褒今於丁未國子先生又有纘刻之文太學掌議書且銘之不肖後孫又何敢贅焉但紀蹟之筆詳於效節事而其生卒系派則略之是

亦示來裔之一闕事也玆敢不避僭越續於其後
曰府君字士諒曾祖諱福葬于楊州沓洞卯坐原
祖諱奉獻祔其左同原考諱許農妣漢陽金氏舉
丈夫子六人府君其第五也生於萬曆壬寅七月
十四日卒於 肅宗辛酉六月初三日享年八十
祔于先考塚側子坐原北距沓洞先塋數里而地
名廣巖洞也有六男二女男顯立就立德立德潤
德順德贇女適李命烈崔貴成丙子亂時顯立年
十九挈家避難于豐基就立年十四從父護 聖
隨 駕南漢人皆偉之今丁未夏霆雨府君塋域

頹圮即加修封又欲改碑姜進士彙斌發論齋中五老堂李聖迪金壽甲戴學頤李厚根倡議一洋入莫不感發鳩財助成噫前丁旌閭後丁表墓事非偶然內外子孫多不能盡記五代孫錫祚即奉祀而在曾孫華臣玄孫則錫僑泰崑堯昌復僑泰岳泰巖光泰其下鎬祚章祚敬禧爲五代孫鎮範爲六代孫云府君第三兄迂菴先生五代孫學洙等董事焉

五代孫　東軾謹記

從五代孫　學溫敬書

崇禎紀元後百六十年即我　聖上十一年丁未立

前後行祀時祝文

春秋旌閭下祀享時祝文 甲寅洪公象漢掌議時所製至今仍用

臨亂衛 聖功大義隆爰遵褒典報祀以豐

右鄭門

誠切衛 聖秉彛攸出一體之祀崇報罔缺

右朴門

丙子行祭旌閭時祭文 南公有容大司成時所製

聖昔南祠僭于匡圍孰捍于屯二僕焉依功存衛道
忠則盡己僕也士行孰云非士吾儕此人繄國之光
春秋香火報祀無疆刱遘斯歲舊甲三臻闔城設堂

厥惟玆辰永懷風聲慨慕如始丹㮨有煌維神可止
爰具芬潔祇薦輿忱尙冀尊靈一體降歆

辛亥護　聖祠開基祝 二月二十八日酉時事知守僕李鳳熵所製

昔在虜亂功大　聖宮士論峻發立祠泮東今涓吉
辰將啓其基神其默佑永世是宜

立礎祝 三月初八日未時柳公諫掌議時所製

卓彼鄭老功存護　聖士論旣發　朝議僉同翼翼
新廟俾薦籩豆日吉辰良肇建礎石神其保護永奠
千億虔告謹告

上樑祝 三月初十日申時製祝上同

紅鼠際屯金兎猝鬩朝野波迸絃歌星散時維鄭老祇奉
聖版路出城南犬羊辟路吾道不墜與國重恢䔍莪賁光有辭千秋偉功大節日星其耀溪東數椽廟貌斯屹士皆曰時民亦云樂辰良涓吉棵柱始建神其垂庥永奠於千

旌閭撤祭告由祝

（七月二十八日午時奉安
卯時先告由製祝上同）

護
聖功大扶綱義著
朝家褒典丹楔旌閭雙節炳烺行路起敬妥靈無所於斯奠享風雨莫蔽俎豆靡潔頴戶父老醵金盈百一畝溪東肇建新廟茲涓吉日移奉神位

奉安禮成祭祝 製祝上同

昔丙子冬虜鋒豕突 日駁去邠腥塵滿目章甫四散泮閭一空人爭奔避不顧 聖宮公獨奮義祇奉位版衝鋒冒刃達于南漢下馬讓路胡俗猶敬吾道不墜斯文復光棹楔雖建廟貌未遑士林曰嗟父老亦傷村戶醵金於斯經始文杏壇畔碧松亭下翼翼新祠鄰近 廟門序秩籩豆禮奠牲膰春秋是享庶幾妥靈奉安神位日吉辰良

右護 聖守僕鄭君位

北虜猖獗粤在丙子 國步蒼黃 聖廟艱虞一齋

波奔擧忘公耳公時倡義奮不顧死與鄭守僕暨羅
進士從容後先背上　版位衝冒干戈達于漢涘胡
入亦驚下馬而詬亂定而還依舊　廟阤吾道至今
賴而綱紀彼哉逃生寧不知恥一祠未遑雙節並美
僉慨于仁樂趨爲祀有儼新廟杳壇尺咫籩豆有楚
庶享牲膟

右讃　聖守僕朴君位

祀享時執事諸員不能盡記耳

叙述文字

旌閭揭板文

丁未秋余忝國子長晨入泮中去橋門十許武有一
屋棹楔煥然余心異而敬式之忽有父老十輩摳而
謁曰此則故館僕鄭朴兩人之門也蓋當丙子虜亂
鐵騎猝迫滿城奔潰而是兩人者能不顧妻兒不避
鋒鏑謹奉 五聖十哲位版從子南漢 行在所雖
在矢石雨下之中設食堂以待士作誓文以告天及
亂定固辭優賞竟以守僕終後百年自 朝家謂有
盡職之節衛 聖之功特 降嘉奬之音遂舉旌表
之典此為兩人始終而棹楔之所以設也顧其卓節
奇功雖蒙 聖朝之褒崇而既無傳信之文亦恐久

而無徵則尚願大人君子嘉惠以一言也語未卒余不覺蹶然驚起曰奇哉兩人也士君子平居高談豈不曰讀書知禮義而當其時狼烟朝起御鋒夕逼顧莫不捐 宗社棄君父偸活草間而彼以皂隷之賤獨能奉護 先聖盡其職分則斯固士君子之所不能及者也而至於不顧恩賞安於職分又毅然有古烈士風此其有得於賢聖之敎絃誦之化爲 祖宗右文之敎者亦不可誣也昔朱夫子於唐衛士五臺僧輩凡有一節靡不表揚以垂示來世誠以義烈之卓卓者其所可尚不以貴賤而有間於此而亟加表

章則其爲一世勸也尤大然則　朝家之所以必加旌褒於百年之後者亦豈偶然而余之言尤不可已也遂以此答父老仍令揭諸門楣使過者觀感焉

崇禎紀元後百年大司成宋寅明識

祀享揭板文

歐陽氏馮道傳論曰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噫彼五代昏亂之時固無足怪也以我　朝賛明文物之邦養士數百年其臨亂衛　聖之功獨出於典僕之賤流殆若五

代之武夫戰卒者抑何哉豈所謂平日學古者特古人之糟粕而無其實歟蓋當丙子之亂虜騎猝迫朝野震蕩在泮守　廟之士奔迸逃匿惟恐或後而彼鄭朴兩人者入哭于　廟背負　五聖十哲位版達南漢　行在所得免於腥羶之汚灰燼之禍者可謂不負其職而風雨矢石之中又能招集儒生擁容設食堂不以倉卒而廢禮卒能不居其功力辭免賤之命以守僕終其身噫兩人者特一廝隷之徒耳未知詩書爲何物忠義爲何事而乃能臨亂抗慨捍衛神版又其處事之從頌安分之廉介無愧於讀書學

古者豈秉彝之性無間於貴賤而亦有所興感明倫之化而然歟嗚呼當時搢紳卿大夫之享祿任國者或以賊遺君或冒恥苟活汲汲於全軀保妻子殆不識 乘輿所在者何可勝數而惟兩人者效忠盡分如彼其卓卓茍無素所蓄積者則其能辨得於禍亂蒼黃之際者若是其自合於天理耶惜乎世無歐陽氏爲得表章傳信於後也雖然 朝廷旣旌表其閭士林又令春秋報祀所以嘉褒之者至此而極矣未知五代之武夫戰卒亦嘗有此否今夫過其里而望其棹楔者必將感歎興思知所以自勉矣夫

崇禎紀元後再甲寅季冬華山居士洪象漢識

旌門重修記

鄭信國　聖廟僕耳丙子之亂與朴僣美背負　五聖十哲位版扈　駕南漢朴借美亦僕耳方其虜騎充斥買關波蕩之際舊義衞　聖之功獨有此兩僕而已至於供士儀節何其從容誓天辭氣亦何其凜森也想其濡染於絃誦之地感化於右文之治自然有尊仰服事之心也歟尚矣哉生爲　聖廟之僕死爲　聖廟之僕　朝廷嘉其功而不奪其志特命旌閭於泮橋之東題曰鄭某朴某之門後之僕於

聖廟著孰不爲矜式而觀感哉顧茲棹楔重葺之議又出於泮隷景慕不忘之意則余以爲鄭朴兩僕顯忠旌美雖百世而宜無替云爾

崇禎三甲申三月日知館事李鼎輔記

辛亥護 聖祠營建時上樑文

奉位版於南城功存 夫子建祠宇於東泮報以終丁可期樹風何愛爨露盖閭賢愚不限於地閭降衷惟均名節有關於天彝逢時必顯異哉徐孤青之才德於泥中蓮花卓乎嚴戶長之貞忠歲寒後松栢蒼故守僕鄭君信國論其地本自微賤在當時頗似尋

常迨夫崇禎丙子之冬慘矣 國家兵革之亂章甫四散多負贄闕之作成太學一空誰復樂器之收拾志激忠憤倡起二三人同儕背負綱常祇奉十五位祠版虜騎辟易聞呵道而爭驚神明照臨質盟辭而共誓遂得達于 行在曾不顧其家私暈月圍城不廢魯人之絃誦曇花佛舍猶斥韓公之異端即此一片誠心何事不做至今百有餘載斯支是扶所以朝廷之奬褒從古士林之傳說此吾之職也既辭楚屠羊厚酬其死也祠之仍薦漢太牢餘餕青衿作傳俞上舍之大筆揄揚丹棹旌閭朴僣美之雙節炳烺

第緣廟貌之未屹尚欠祀典之申明建廟無一間之
營精靈何托掃地行秆服之享情禮有虧伊來與情
之久嗟幸今物力之粗備聚醵金而董事父老聞風
近泮水而相基工役不日祠何拘大小之制爭始叶
上下之情以泮民稱先正之心喜極設廟在儒林報
義僕之道禮合妥靈兹致短唱之詞庸助脩梁之舉
兒郎偉拋樑東南漢孤城望中試看當時誠節扶桑
朝日耀紅
兒郎偉拋樑南閭閻五五三三一般能衞吾道視四
賢祠不悳

兒郎偉拋樑西 聖殿泆巖隔溪也是杏花壇畔英
靈竹箒應携
兒郎偉拋樑北駝嶽晴峯巓巓上有碧松千樹四時
長得春色
兒郎偉拋樑上一理焄蒿悽愴星月秋來皎皎後人
多少瞻仰
兒郎偉拋樑下如斯逝水清瀉稧中七十冠童依舊
讀書村社
惟願上樑之後泮人觀感村風益醇閭里護靈莫敎
丹靑之剝落吏隷慕義毋替香火之節時

崇禎紀元後三辛亥三月上旬行大司成全州柳戇題

護 聖祠記

粤歲庚子維夏余初入太學見香石橋越路邊十許武有亭翼然丹其門堊其壁而棹楔煌煌見甚異焉就而問諸人人曰噫噫此古賢守僕之門崇禎丙子虜警孖棘一泮波盪如守 廟多士之從事詩禮者亦未免獸駭鳥竄東西齋舍一時俱空鄭君信國直不過伊時守僕而護 聖之議反出其口於諸生迸散之中挽得羅以俊一人責以不可背去之義倡出

奉安　行在之議慷慨激切辭氣凜凜爰暨僚僕朴
借美哭入　聖廟俎豆罇罍兩廡位版埋安淨處作
兩布帒盛　五聖十哲位版與朴分負使羅上舍巾
服隨後其子就立前導不避鋒鏑馳達　行在倉卒
權奉處置曲當其臨亂護　聖也如此此時老母蒼
黃出避妻兒痛哭來持然不爲私情所牽連遂拂袖
登程策馬催行古所稱達禮君子無以尚之其創思
守義也如此及夫得到山城奉　安於蕭寺也挺身
爭執至以僧舍奉　安於義不可等說連因暎院而
達之雖圍城搶攘之際衛道斥異之操凜然難奪其

守正闢邪也如此即自妥奉以後旁求生進五人朝夕食堂朔望灑掃一如平日雍容揖遜之儀詩書絃誦之意尚寓於風雨矢石之中滿城人士嘖嘖稱道其亂中守禮也如此洎夫月暈甚孤　日駁濱危人情洶懼懍懍若不保朝夕乃與儕美暨同來書吏等以終始護　聖矢死靡渝之意焚香作誓共質神明其秉義堅確也如此及其還　安聖廟也　上嘉之特　命兎賤則稱以臨亂衞　聖自是分內事義不可受只願守　廟終老毅然有古烈士風　上義而許之其辭賞守分也如此大抵英風義節直與日

月爭光而圖昧昧不能詳厤其有功斯文則千古一
辭越九十有二歲　上以事極稀異特　命旌閭此
其大略云余聞而敬而式之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
若人從古賢哲之不係世類也有如此夫雖以讀書
士夫辨此猶奇矧僕隷之賤乎余嘗聞嚴興道以戶
長盡節於　端宗大王姜孝源以吏胥效忠於　昭
顯世子未嘗不擊節歎賞曰賢哉二人也此等地閥
此等人物更何處得見云今聞鄭朴兩君事便不啻
高一層而已辛亥春余適忝泮任聞以春秋終丁諸
典僕相率致祭于旌閭而元無數間祠屋每於街路

上行之非但儀文甚缺寔亦貿闕欠典爰傍旌門欲
刱建祠宇而齋中發其論泮長助其財然力綿事鉅
議久不行余招諭諸守僕曰鄭朴兩君寔汝輩中先
正營建祠宇之論出於士林己是汝輩之羞當經之
營之不日成之而寥寥數載闃然無聞依舊是如不
祭之歎此汝輩之責宜即差定別任諸員多出免役
公文擇日來告云矣非久果成一大屋自此奠祀有
所而渠輩之情文無缺余爲兩君幸焉既落謂余實
董而成之請序將刻以示後余雖拙於文義不可辭
遂序顚末如此云爾

辛亥月日太學掌議洪祐淵序

護　聖祠記

泮橋之東聳丹楔而煌煌大書者即古丙子　聖廟守僕鄭君信國之閭也祠於其傍以爲春秋薦苾之所扁之曰護　聖噫鄭君一賤隷也去丙子百餘年閭始也祀之祀之不足而又閭之閭之不足而又祠之報賞之愈隆而愈以爲不足何也嗚呼當胡騎長驅之日滿城波沸上自搢紳下至韋甫莫不奔竄圖生何嘗一毫念及於　聖廟之奉護耶鄭君能於此時奮挺一箇身獨任護　聖之功知家眷之反輕於

聖廟而斷捐之知偷生之有媿於死職而不變之者
蓋千萬人中一人也況以地是下流身是賤隷而能
於倉卒間辨得義理效貞誠辦大節於卿大夫士君
子之上則尤是舉國中一人而曠古之所罕有也惟
其哭 聖廟負位版蹈刃危從者此固難矣而凝於
忠憤忘身殉國則或有其人也及其入城之後不以
權安而猶嚴曇雲之斥不以危迫而猶陳甕盎之儀
著此尤難矣而確守素志視死如歸則亦似間有也
最是作誓告天即張巡哭玄元之義而辭賞守分又
以魯連浼金之節要兼羊說還屠之心則屈指青史

之上果得幾箇人耶獨以匹夫之身下儓之賤其臨
亂衞　聖所樹立若是卓卓則宜乎多士之尊尚泮
人之敬慕至於祀之閭之今又祠之也然則　朝家
之獎褒儒林之揄揚可謂崇報之備矣而獨惜夫局
以地微限以人賤遺蔭之及於其裔者不過守僕之
收錄而已香火之薦於其祠者不過泮隸之私享而
已則其在報偉功之道不可謂無餘憾矣鄭君即吾
東之何蕃也何既腏食於四賢之祠則鄭君可躋於
其末而若曰地微人賤云爾則徐孤青嚴戶長贈以
大夫之班陞於俎豆之列獨於鄭君而夫誰曰僭耶

雖然鄭君之功節仰之冞篤遠而益著祀之閭之之不足而至於祠之則安知其或有任世道之責者繼斯而拯士論徹 宸聰闡揚偉功享以俎豆如徐巖否耶吾有以俟之

龍集昭陽赤奮若仲夏衿川姜命齊記

題故守僕鄭信國旌閭小序

余於季春之閏以職事入國子見一間新屋兀然立于香橋之東問諸傍人則是故守僕鄭信國之旌門也因問其所以則曰丙子虜變信國與其子就立反同任守僕朴借美負 五聖十哲位版追到南漢之

行在所奉　位版設食堂如儀亂定　仁廟朝嘉其
忠　命免賤信國等願終身守　聖廟　特許之使
其子孫世爲守僕今年因典僕等上言　特命旌其
門云又招信國之曾孫華齋者其爲人亦耿介可愛
見其家傳奉護　聖廟錄則吾友丹山禹滓卿記此
事頗詳焉余遂義其人感其事而賦之詩在下

丁未　月上澣　完山李挺龍題

題護　聖錄

余在嶺外槩聞鄭君護　聖之功及見記實文字與
諸君子奬褒等語怳如目擊當日事不覺斂衽起敬

也嗚呼有國兵燹之禍莫丙子若也當時衣錦縫掖之人莫不袖手間有有志士不過成寸功縣勞而君以渺爾寒微之跡能背負綱常永有辭於吾東千百載之下反諸吾儕相時射利者能無媿哉然生而不受厚酬之 命歿而無貤爵之榮在君固無損而實有憾於後人之視因以豔尚之義忘拙次軸中韻云爾 詩在下

前正言崔 璧書

題護 聖錄

余從泮中人鄭東軾得見其先祖義士君護 聖錄

一卷讀未畢慨然發歎曰嗟乎當丙子虜騎之充斥
衣縫掖冠章甫而居太學者聞風四迸惟以全軀保
妻子爲心鄭君特以一箇典隷獨守　文廟而勿去
是其節也知其必死而毋貳是其忠也歸辭老母勸
托昆季孝之純也背負　神版雍容範道禮之正也
直向虜陣冒白刃而不懼非勇而能之乎終始扶護
卒無事於八城非智而能之乎及奉梵宇辭嚴闢異
可尚者其直也作誓告神亂定辭賞尤可尚者其義
與廉也噫身爲士流平日讀古書講磨義理而能臨
亂效節者幾希矣苟有一二於千百則士林矜式之

鄕邑俎豆之褒恤之典揄揚之方靡不用極惟此鄭君衆善俱備而惜乎局於地閥始也賞不過米布終焉奬惟止棹楔此其可慨也已前輩所共嗟惜記而識之詩而詠之者亦多矣東軾以其後孫蒐錄其護聖顚末及諸公之詩與文若干篇合以名之曰 聖廟奉護錄將以爲不朽之圖東軾可謂善繼而始信賢人之有後矣余不揆蕪拙謹次卷中前人韻以爲忝名卷尾之地云

辛亥重陽日　　衿川姜命齊書

敬題義士君護 聖錄

余自燥髮來嘗從故父老傳說略聞昔丙子亂 文廟守僕鄭君信國護 聖事心甚壯而奇之常欲得見其文獻之可徵矣歲壬子冬始遊泮中目擊其橋畔丹楔之煌煌大書一倍竦敬益信前聞之不誣文字之必有記實而訪其可有處者非一日也偶從鄭東軾於湖上東軾即護 聖君五代孫也其傑氣踈標大有其先之風而且今世能文而義者也纔接萍席先徵其義士君護 聖事首末則示以塵篋中一冊即護 聖錄是也敬玩未半自不覺擊節而稱賞嗚呼當胡騎長驅之日 國步蒼黃於去邠人心驚

駭於波蕩所謂冠儒衣儒者莫不鳥散鼠竄可憐太
學虛無人矣是時鄭君以僕隸之賤獨奮一腔赤血
義不顧私忠欲死職痛哭入 廟惟恐俎豆之蒙塵
次第收瘞後背負 五聖位版仗義氣辟虜陣扈
駕於南漢大哉勇也曾子所謂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者耶及其入城則僧舍之權 安而凜烈乎排
佛之奏蘿薀之復設而雍容乎絃歌之際作文誓天
顏常山嚼舌之意也亂已辭賞亦魯連蹈海之志也
尤可尚者守素分而願爲 聖人之奴一段衛 聖
死生以之此實出人上萬萬而豈可與羊說之還屠

較其一二哉嗟乎以匹夫而任擧國之義以一背而負斯文之重效貞忠於當時樹風聲於後世若使是錄出於當時則必多靑衿之厚顔而若使是錄泯於後世則何以勸人之善激人之義乎然則是錄豈止爲鄭門之私乘而已乎將揄揚之褒奬之當與岳武穆精忠錄張睢陽雙廟記並耀於後世也明矣惜乎卷中多名公巨卿褒奬之筆而任顯刻之責則尙無其人或者有待於後而然耶余於是尤有所慨然者我東之地微人賤而躋於俎豆者徐孤靑以道學嚴戶長以忠義則鄭君衞 聖之貞節少無媿於徐嚴

若陛之四賢之祠餟食於陳何之末復孰曰不何哉是以前後國子之長碑其墓板于閭而至於建祠于鄉名之曰護 聖則崇報之道於斯至矣然而祀以泮人享非俎豆何以則得徹于 黈纊之下得蒙華額之賜也余以吾 夫子後裔覽是錄而激感者尤有倍於他人况東軾以義士君之孫克闡先美足以成不朽之計者故略叙一言於卷尾以冀後之覽之者同我此懷能遂東軾至願之有在也否

崇禎三壬子 夫子後裔昌原胤㥘謹書

故護　聖守僕鄭君信國即酉名千古人也蓋當丙
子冬北虜充斥之日朝野鳥竄哭聲干霄　國步艱
難　大駕南遷于斯時泮宮儒生方設食堂未起坐
忽有一人自外而來傳此急報諸生舉皆越布四散
而惟鄭一人奮義倡起與羅公以俊及朴守僕偕美
相語曰俱是守　聖廟之人則當此亂時豈忍舍
聖廟而圖生乎於是共取東西廡神位及祭器樂器
而埋于明倫堂北淨潔處　五聖十哲位版則鄭朴
兩人奉負羅公則陪而達南漢于時胡騎俱下啓道
而義之故即疇得達　行在翌朝見于　上請設食

堂 上嘉之許賜米布仍灑掃僧舍而設朝夕食堂之儀備五日灑掃之禮一如在太學時及夫竣事之後還安于 聖殿而俎豆八音依舊煥如噫斯人護聖之功萬世無對而斯文之所以得保今日者賴有是耳其後 朝家崇褒之節可謂至矣搢紳章甫之揄揚而讚美者亦盛矣今東煜即鄭君之五世孫也而又與余有雅矣一日袖護 聖錄一冊而示余余即起敬莊讀擊節歎服而因題卷尾庸寓觀感之懷云爾

進士朴燦玟書

題護　聖錄卷尾

歲丙辰余寓西湖鄰有鄭東軾者携一冊屬余曰此吾祖護　聖事蹟而間亦有薦紳章甫褒美之作盍一寓目而續題焉余受而閱之繪事既工紀蹟頗詳蓋其矢心守義壯氣毅節有足以立懦廉頑於百代之下矣可敬也錄中有奉還時陪從九人而吾七世祖化堂先生以其時司成亦與焉嗚呼彼東軾欲爲其祖之揚美而示余余則得知吾先祖遺蹟於不知之中是豈偶然也哉公以丁卯斥和之臣陳丙子戰備之策先事之慮卒驗城下之恥茹痛則當其奉

聖廟還故都也必有幸斯文之不墜喜吾道之重光嘉尚乎二僕之所成就者而惜乎文獻無稽今因是錄只知為陪從中一人而已而漂泊江湖偶見東軾有若對陳編而講世好者然悲夫遂題其十二圖次其錄中韻而不勝撫古興感之懷又賦一絕以識之

詩省在下

東陽申在仁書

題義士鄭君南漢盟天文後

鄭義士五代孫東軾收輯其先祖丙子護 聖事蹟名之曰丙子護 聖錄而其中在南漢時告天盟文佚而無傳諸名公章甫之褒奬記實者莫不以失死

誓天爲卓乎處而顯言闡發則義士君一片赤心不
待盟文之有無而可徵無疑也雖然東軾常以是惘
焉竭誠搜索於一泮中果得原本追書於護 聖錄
中自今以後護 聖錄爲圓璧而無欠闕也東軾曰
見此文者以其辭義之近於俚野文規之似乎契券
或有病之者奈何余曰不然義士君一腔赤血泚於
筆而寫在此一幅紙上雖隻字片語可以奮烈士之
膽揮忠臣之淚又何論辭義與文規耶且其辭近於
俚野文似乎契券者可見其地處之卑微而平日不
讀書本色則以如許地如許人能辨熊魚之取舍辨

此卓卓之行而高出於有地位素讀書之人之上萬萬則其近俚野似契券者豈非尤可尚者耶又況盟文之首特曰臣死於忠子死於孝萬古臣子之綱常云爾則爲人之道於斯盡矣聖賢經籍中千言萬語不過導迪其臣之忠子之孝而已則此可以一言蔽之而豈非民之秉彜者乎鄭君平生惟知此一句語所在致其命則江華王祥之孝陳東何蕃之節易地皆然必不多讓子夏氏所謂雖不爲學吾必謂之學者非鄭君之謂歟向以近俚野似契券病之者何其論鄭君淺淺也東軾曰然則請以子之言附於盟文

之未可乎遂以錄之云爾

衿川姜命齊書

題詠文字

題護 聖錄

文祠義烈有三焉衛 聖精忠並出天一片孤城絃誦地百年遺蹟日星懸儼然 古版臨壇上煥若新旌立道邊 聖代褒章無貴賤綱常一脉鄭家傳

完山李挺龍題

詠鄭義士詩

南漢圍中 孔廟扶忠誠願作 聖人奴遺篇一讀

增余感恨無顯刻表龜趺

甲申春無愁亭主人俞最基題

題護 聖錄

見鄭朴兩守僕丙子事蹟錄適有卷中題

詩者用其韻構一律兼寓嘉尚之意

卑微地亦有人焉誠貫胡塵瀆洞天俎豆獨知 文

廟重笙簧復見舊堂懸紫巾奉 板聯雙轡組帶穿

籬筤四邊咫尺橋門丹楔煥功存衞 聖大名傳

又作旌門歌五十韻

旌典不出三綱外粉額非忠皆孝烈异哉泮水橋門

東有闍一覺而雙節煌煌標題字獨多鄭某朴某名不滅既殊盡節死君親亦非爲女效貞潔百年懿蹟問泮入泮入初從亂離說逞在崇禎丙子冬建虜長驅恣猖獗　大駕南遷市朝空出城士女駢且咽是時黌堂打食鼓青衿刻坐飣未畢聞變魚駭烏亦驚一泮上下同騷屑緩急人無　聖廟念顚倒士皆食布越慷慨獨有兩賢僕鄭君忠義尤卓絕執朴之袂哭以告辭嚴秋霜與白日以僕守　廟義難避臨危護　聖忱惟切頭有紫巾身赭袍整我儀容宜無缺鑿坎先作兩廡所笙磬簋簠收瘞訖槐市日斜人影

閟殿門手捧　神版出搜布西壁作兩帝位分　五聖與十哲　行在何在隔一帶不嫌唐突豺虎窟不可無陪覓齋中上舍有幾羅姓一不可無騎括邨底亂也其三從者七我有老母與妻孥幸我昆弟居同室曰吾老母兄己將曰吾病妻兒可挈深山窮谷無不可吾則職耳毋吾恤東指郭門催啓行威儀草草而秩秩　文宣五位背自負朴君居後儼成列隨行猶幸一士在辟除又有從入喝亂兵亦知　夫子尊跋涉危途誰敢遏向驪崎嶇入山郭翌朝卽詣　行殿謁　王曰嘉乃殫厥誠淨舍　命占山中刹爰倣

舊殿序位次焚香灑掃仍無闕五儒聞風踊後至鄭
君復奏 上前曰尊 聖有所士也集太學規模遵
無失 王又嘉之可其奏朝虀暮鹽依前設絃歌獨
保圍城裏微爾鄭君誰倡率一心護 聖矢不渝告
天爲文神可質青春佳氣向金闕 神輿穩返天應
隱笙簧金石復闕里禮樂詩書煥文物到家應見妻
與子含笑高堂對鶴髮豈料兵戈搶攘中 聖祠無
恙百口活讀書自謂知義理遇難滔滔身欲脫君是
芹宮一賤隸何地不宜自求穴至微人有最高見雍
容處義明且達往來大亂辦大事何限世人功自伐

朝有成命免厥役辭賞甘居皂隸未此入此着尤難矣宜爾子枝蕃且蘇烏頭赤角立路邊觀者何人不感發舍菜過後禋於斯有靈洋洋享芬苾四壁鏤板記盛蹟名宰之文詞伯筆我居適與棹楔適目其遺錄撫其實爲作文詞歌以侑慕君之義忘吾拙

崇禎三癸巳一之日前兵部郎中柳宅夏敬題

題護 聖錄

立馬香橋悵一哦當時章甫愧君多誠心護 聖天應隣義氣如山賊奈何太學尚存周禮樂圜城獨守魯絃歌丹閭密邇 宮牆路僾節千秋永不磨

艮東散人金景忠書

次鄭義士事蹟錄韻

鄭朴雙忠信邈焉心存衛　聖誓蒼天眼前虜矢孤城急背上斯文一脉懸　廟貌重新山堞裏烏頭長屹泮橋邊請看　廟社江都路誰辨危忠永世傳

典籍坡平尹最遠題

題護　聖錄

杏壇東畔數間祠百世功存護　聖師賴有南城絃誦地秖今遺韻稧中兒

完山李贒默稿

次護　聖錄卷中韻

丙子亂離忍說焉斯人當日豈非天眼前羯虜烟塵
漲背上龜蒙日月懸衿珮儼肰危堞裏笙簧識得舊
堂邊功存　聖廟垂褒典芬苾遺祠世世傳
卓乎兩守僕臨亂爾何賢南漢危忠在東方　聖道
傳大功如捧日純性驗根天　廟社沁州路潑羞獨
未湔

晉陽姜　忱稿

題護　聖錄

皇天厄運丙丁時　聖廟扶持賴有誰日月同懸三

學士山河並立四賢祠趨庭日進孤青裔結社屢傳
稷下兒丹楔增光槐杏蔭精靈千古護吾 師

進士柳之羽稿

次護 聖錄韻

夫子家奴復出焉春秋高義得之天時當建虜烟塵
盪背負 尼岑日月懸享禮猶行闤環裏異端能斥
枕戈邊裨門社屋皆褒典留與芹宮不朽傳

進士鶴城孟賢大稿

題護 聖錄

千古斯文隻手扶功成仍作 聖門奴從容矢石場

中事泮上丹青耳目塗

前正言崔 璧稿

次護 聖錄韻

不墜斯文賴此焉亂中貞節質蒼天獨扶 聖廟追
行在背柏孤城阽倒懸一代青衿羞背上百年丹楔
聳橋邊功存太學名留史豈但君家世美傳

衿川姜命齊稿

題護 聖錄

純心不墜秉彝天永世風聲子獨焉禮樂東邱庚戌
聖衣冠南渡丙丁年何須玉貌秦軍却復見孤忠魯

日懸祠栢蒼陰連　廟杳崇章一體苾芬傳

進士南麓散人徐淇修稿

次護　聖錄韻

國無君子取斯焉莫謂地微性則天翠栢節凌南漢屹丹葵誠拱北辰懸絃歌不輟腥羶裏俎豆尙陳彗月邊赤舃歸然于泮水靑邱百世大名傳

進士檜山黃勉喆稿

又

有若當時二子焉南城義氣亙東天名公題石靑山重　聖主旌閭白日懸百載長鄰　神廡下數楹新

起壁雍邊臨危盡職誠難得堪媿衣冠豈不傳

進士星山李章屋稿

又

二人足以上人焉板蕩之時不失天滿目山河胡騎斥貞心日月泮宮懸爲陪　祠板圜城去能得絃歌秖樹邊士也猶難夫也易煌煌丹楔至今傳

進士全州崔壽亭稿

又

欲言赤鼠淚先焉胡騎長驅勢壓天月暈漢城危正逼雲空魯泮念誰懸陪來　祠版叢鋒裏護去絃歌

坐甲邊敢以夫君看賤僕　朝家旌褉古今傳

進士高靈申百祿書

題護　聖錄

白登淡駝丙丁年二子高名萬口傳胡陣劔鋒誠照日荒宮闕異氣淩天立祠遺慕由尊　聖旌褉殊恩爲獨贒一士同時偏不及每過東泮意悽然

生員瞿溪河象一稿

題鄭義士事蹟錄

往事堪嗟丙子年二君忠義至今傳千羣虜騎驚呵道一片誠心誓質天力保斯文仍不墜功存　大聖

可稱賢翼然丹楔香橋路雙節煌煌萬世懸

生員李載寬稿

題護 聖錄

生長成均館經書誦聖賢 檜祠臨難護丹楔至今傳卑賤何論地倫彝自得天春秋芬苾薦新構泮橋邊

春城南巖老稿

次護 聖錄韻

常性於人各賦焉吾猶聖也聖猶天信乎歲暮蒼松茂廓矣天高白日懸釋氏讓吾陳俎地胡兒奔彼嗚

途邊廟前棹楔山頭碣雙節同光萬古傳

進士順天玄承祚稿

題護 聖錄十二圖

驀地 王京急警來士林駭散滿城厯堂堂 聖廟
無人護二僕庭前痛哭迴 右痛哭八廟

秦灰不起壁中經忍見羣賢厭虜腥籩豆磬鐘同一
坎明倫堂北附泉扃 右瘞位坎瘞

一身難可兩全圖 夫子家奴焉往乎頓足嬌啼渾
不省拂袖圜橋 聖殿趨 右泣却妻孥

任重方知礎脊梁永扶吾道萬年光回憐風雨崖山

夜陸相虛勞負宋皇　右背負　聖廟
夫子千秋集大成羌奴蠢爾鬪猶驚試看須洞兵戈
際靈韃紅兜辟路迹　右虜陣辟道
天其未欲喪斯文忠僕扶持謁　聖君疊月孤城存
一脉臣鄰動邑賀如雲　右入城謁見
儒釋從來各立門此時不可無君言存神過化元吾
道應使如來覺妄尊　右僧舍權　安
昔聞大學講舟中復見虀盐設梵宮造次不忘敦禮
義龜蒙日月照吾東　右復設食堂
圍城朝暮勢難支志決身殲護　聖祠一辦心香盈

尺紙秋霜凜凜上天知　右作誓告天

壁睛區宇始回　鑾　聖廟儀文亦可觀袍笏在前

章甫後　香亭還向杳陰壇　右亂後奉還

我爲臣僕荷食天其濟　君靈暨　聖賢守職終身

元分內赭袍傴僂跽堂前　右守分辭賞

忠於國也孝於親之死靡他亦有人雙節獨超三節

外泮橋東畔一扁新　右泮橋旌閭

又次護　聖錄中韻

部將貴賤視人焉彝性元來得彼天鳥獸竄時風雨

晦熊魚決處日星懸分離妻子圜橋外叱喝羌胡暮

渡邊偉節至今𢫫起敬畫圖留與後昆傳
先祖化堂先生亦在丁丑奉還時陪行錄中故
不勝感懷又賦一絶
衞
聖當時乃祖功編成是錄詔無窮披來亦有吾
先諱從使兒孫感慨同
東陽申在仁書

鄭義士護
聖錄卷之二

鄭義士護聖錄卷之三

附錄

是錄中有泮人記事文字而不可闕者不敢幷錄於諸章甫撰述之間故別裒以附於原錄之末先後倒錯不暇顧耳

泮中齋業堂致祭文

維崇禎紀元後百三十七年歲次甲申六月辛巳朔十一日辛卯後生冠童稧學徒洪九績等謹以翰音夏餠數品之羞再拜敬薦于遠故戴學堂鄭先生朴先生兩位旌閭之下而祭之曰天之產人

或鍾閒氣閒氣所鍾不係地位卓彼兩賢挺生吾黨赤鼠虜警士林波蕩于時 聖祠一縷庖迫痛哭八 廟惟鄭與朴背負 聖位手瘞賢神突冒矢石烈膽衝旻斯文有佑幸達 行在㬉院 啓稟 上曰嘉乃奉 廟山寺載設食堂月暈孤城絃誦洋洋歃血同盟兩心如鐵忠比擎天義持捧日尢其可服亂己還都申背逃賞羊說還居士獪難强伊人性肰菰蘆生材崑礫出璠章甫咸奮公議曠百特褒 盛典棹楔輝煌香橋之左周行之傍一閭兩美鳳翼龍翔 邦國有光況我環泮尊

均衆父仰薺嘗漢春秋禋祀效倣釋禮功大報隆

於休永世 皇朝屋社適丁三甲感義存本舊旌

新賁不日槐東燕賀重成遊原企隨過梁佇嬴文

衡巨筆後先識錄矧余犂蒙如獸樂谷挾莢往墍

望門墻欷臨難取熊學求是爾向靡衛 聖吾道

焉依千載義閭想像凛巍大名灘沼草木亦知情

同歐詢三宿索碑爵似延陵異代蕭允嫵嫵英靈

尙其降酳尙饗

右洴居安光洙所製也光洙號竹軒學術甚

偉門徒近千拔其尤七十人爲冠童契遂自

製祭文致祭於旌閭而病未將事使門人洪九績等代行耳

鄭義士墳山改築後自守僕房致祭文

嗟我先生間氣攸鍾石中之玉木中之松生長鄒魯僕事于 聖恪謹奉公素著篤行往事丙丁痛矣忍說虜騎豕突衣冠播越哀彼泮宮櫓顚草鞠靑衿烟散 廟事靡托賴有先生大義高節臨亂不懼若砥柱屹爰抱禮器笙鏞俎豆于以埋之明倫堂後 五聖有依隻身擔負衝彼賊鋒勇赴行在古寺設堂齋風無改白登暈月絃誦洋洋千

古宇宙烈氣秋霜一抔荒原雨洗風磨累累北邙
載汰載沙幽宅莫扃玄封半頹石轉草靡雲愁風
哀義骨忠骸神鬼護隲後生慕義鳩財改築于公
于私三百其鎰國子撰銘挈綱篆額義字加號
命楔舊甲顧余小子俱忝後塵高山仰止慨慕如
新茲薦芬潔並告與忱明靈有知庶賜昭歆

事知守僕李鳳孺所製

護 聖祠跋

古若有功德忠烈者後必祠之不以貴賤而一體
也今者吾先祖以丙子衛 聖功旣蒙旌閭之盛

典又因士論祀於其下每以路傍將事祭非其所
爲嫌矣太學掌議柳上舍 諫 首發建祠之論齋中
僉曰可繼而洪上舍 祏淵 亦以掌議仰稟于國子先
生柳公 [illegible] 則取考其護 聖事蹟後入泮時歷見
旌閭而揖之曰此入雖僕也有大功於 聖廟豈
可無必式之敬禮乎即自本館先助役需且招泮
人諭之曰護 聖守僕即汝輩之先正也若出於
士君子之刻則躋於祠院享以俎豆無疑其當然
而局於地處雖至於止此景仰之誠本無異同則
在汝輩致力建祠烏可已乎於是上下同應卜日

始役柳掌議親審役所大司成先製上樑文勸其亟成旬月之間烏頭赤角屹于泮東矣嗚呼吾東自是右文之邦　列聖朝崇儒慕聖之德四百年于玆朝野莫不襲其風草之化況是賢關絃誦之風俎豆之習薰濡而漸被者有倍於他則吾祖之辦大節立大功亦豈無所自而然耶士林之揄揚朝家之酬報旣盛於旌閭愈隆於建祠則以吾祖守分辭賞之謙意必有所怵惕而不安矣然而數間祠屋突兀於首善之地爲多士之矜式四方之觀感則其於樹風激義之方或不無少補也是祠

也栁之於栁上舍之首論成之於國子長之指敎二公可謂好義尚節之君子而吾祖之節遇二公而益彰二公之名與此祠而永存將百世不磨矣嗚呼休哉五代孫東軾謹書

講定條例敘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士志於道而誦法賢聖者於此知其去就之分而終能取舍焉則亦可謂不負其所學而庶幾無愧於人矣噫惟我鄭朴兩先生生於首善之地長于鄒魯之鄉服事 聖廟能盡其守護之節講明典禮必愼其俎豆之儀秉彝一

心終始不渝者實出於本然之天而無待於人則
固無可言而若夫丙子 邦運不幸虜迫京都萬
姓波蕩人莫不圖生而惟我兩先生奮然挺身哭
八 聖廟手瘞贒神于明倫堂之後背負 聖位
于矢石之前不以搶攘而變其操亦不以死生而
易其心挾血同盟天地爲之感應胡虜猶且讓路
幸達南漢之 行在奉 廟山寺儒佛能辨設堂
孤城絃誦依舊雖在離亂倉卒之際而處置之從
容無一不出於正此豈非不負其所學而無媿於
入者乎蓋其精忠大義不待祠宇之刱建而炳烺

乎 聖朝之隆褒照耀乎一世之耳目 聖廟之側旌閭自在泮橋之傍丹楔煥若史氏書其事士林奬其義則又焉用建祠而後益著其章章也哉然而一鄉之共享寔出於祭社之義而病於棹楔之下道路之傍者厥惟久矣何幸歲在 皇朝崇禎紀元後三辛亥春賢關多士力主其議而守僕李鳳燏贊而成之鳳燏即泮之慷慨人也每過先生之閭悵有感慕之心而累倡建祠之議又有效勞於董事者也於是乎一鄉老少輪運輻集鳩聚財力始建祠宇於旌閭之左其爲制也儉而不陋

華而不侈本館嘉之捐廩貸助役粮士林嘉之獎以詩傳其事猗歟盛哉豈惟如是而已爲文而助舉脩梁者國子長也題額而扁于正堂者執綱公也祠既成扁之以護　聖蓋因其旌閭而從士林議也其有光於吾黨爲如何哉嗚呼先生之歿六十有餘年始有旌閭之　命其後六十有餘年又有今日之建祠而其備　聖之忠愈久而愈光則祭之以籩豆薦之以牲幣者豈非有待而然乎祠任既具儀文未備及今始事之初如無一定之規則後之繼今者有難持循而遵守故敢忘僭越諸

凡事例商確講定條列如左後之君子庶或相繼
而增減則亦未必無補於祠規之萬一云爾

漢陽金洛采謹書

南漢盟天文求得記

嗚呼此吾先祖義士府君在南漢時告天盟文也
當其蒼黃之際惟以一腔赤血作誓文告天還都
後當載於護 聖記事中而遺而不書意者護
聖記事務實而從簡故盟文則嫌其煩複而不書
耶不然則筆之者金公得說而讀文後因以補之
未遑推錄也蓋盟文之說昭在於前後搢紳章甫

之記實文字則的知其盟之有文而來覓多年尚此未得吾先祖護　聖顚末漸次而闡發則此文之出亦或有待於後而然耶余以不肖學識固陋雖不能先美之發揚惟其慕先之一段微忱終是匪懈近自四五年來收輯先祖事蹟與士林文字隨得隨錄略爲編次而惟是盟文尚未推書實爲此錄之一欠事後之覲是錄者豈不撫卷而嗟惜乎不肖惟以是爲恨竭誠搜問則果在於金公外裔家而與金公之賞帖同裹而藏矣族叔泰岳氏族弟東煜轉轉搜尋其爲先之誠可尚而抑是錄

之一幸耳烟煤古紙尚餘當日之手跡摩挲嗚咽自不覺涕淚之汪然也玆以謄載于錄中因書求得首末於其下云崇禎丁丑南漢盟文後一百五十七年癸丑夏五代孫東軾飲血謹叙

題詠

敬次俞尚書 最基 詠鄭義士詩

斯文一脉亂中扶章甫猶羞孰曰奴千載義閭丹楔煥銘功非必竪龜趺

泮中後生安光洙謹書

敬次護 聖錄中李興籍 挺龍 韻

忠孝元無二致焉熊魚取舍得於天崇禎丙子春
秋在　聖廟丹衷日月懸高義益明遺錄上新祠
又建舊閭邊吾東已襲中華制名節培成不朽傳

玄孫復僑拜手敬書

敬次護　聖錄韻

懿德無論貴賤焉秉彝攸出豈私天功存　聖廟
千秋煥名刻忠閭萬古懸風義森嚴辭賞後衮褒
昭著表碑邊始終自合烝民贊從此斯文永世傳

五代孫東軾拜手謹書

敬次護　聖祠韻

護 聖功高二子焉終知正氣出于天山河擧目
危城逼金石存心闕里懸儒釋尙分搶攘際熊魚
曾辨死生邊新祠又建旌閭後青史名應萬古傳
竹溪安天復謹書

敬次護 聖錄韻

千萬人吾必往焉義形于色出於天丹衷獨抱蒼
筠直碧眼皆驚白日懸匡相誓心胡陣裏韓公排
佛梵宮邊試看橋畔煌煌字雙節流芳永世傳
天安李秉天謹書

敬次護 聖錄中韻

衞 聖精忠有大焉斯文獨負亂中天 邦家重
地南城急臣僕微身北斗懸 神阪既安僧舍內
心香復爇虜塵邊煥然丹楔芹宮左一體芬芳萬
世傳

六代孫愼默拜手敬書

敬次謹 聖錄韻

駱岡之東水出焉寔生烈士義擎天猝當鐵騎城
中逼獨奉珠衡背上懸偉節山高南環裏隆褒綸
下 北宸邊分明十二丹青狀想像遺祠薦苾傳

古阜朴長翼敬書

鄭義士護　聖錄卷之三終

護　聖錄跋

嗚呼吾先祖丙子護　聖後　英宗丁未因泮人上言　特命旌閭其後　正宗丁未墳域雨頽卽加修治因以豎碑大司成閔公(鍾顯)撰而表之掌議沈上舍(來永)書且銘之又其後辛亥掌議柳上舍(諫)嫌其露祀首論建祠大司成柳公(戇)力主而成之吾先祖酬褒之典彌隆而百餘年間漸次就緖者如此但護　聖錄一冊權輿於禹(世準)俞(彥協)二上舍之作記作傳繼而詞垣宗匠儒林巨擘文而詩而褒奬之自然成軸摠若干篇束置塵箱錯紊無序

矣歲癸丑夏衿陽姜公命脣素以望士於書極雅博偶過余湖上余以是錄奉托曰此非獨爲吾家私乘而可傳於後盍爲余校而正之乎慨然應諾曰乃祖遺錄皆出鄉士之公議莫不以名於其間爲榮則是役之相余何敢辭遂校讎成編又括出記事中十二條書以弁於首盖諸君子撰述雖多書則成於姜公事若有待於今而當時事蹟開卷瞭然護　聖錄自此克闡矣姜公因勸入梓往蒔亟令去年秋大司成金公近淳特以米與帖助其力而責其亟成越明年甲子冬余始辦其官助餘貲以

活字印出嗚呼先祖之旌閭表墓與建祠皆出於
士林泮長之公議惟此護 聖錄始因禹俞二公
而顯於世及今大備於姜公雖出諸君子尚節之
公心而其爲世道勸也亦大矣略書顚末於卷尾
如是云爾五代孫東軾謹識

編次 幼學衿川姜命齊
典籍曲阜孔胤恒
幼學晉陽河慶禹

書字 幼學密陽朴履行

校正有司　漢陽金洛釆

管刻有司　同知　崔宗五

知中樞　鄭東轍

監印　同知　鄭鎭衡

同知　鄭鎭元

同知　鄭愼德

是錄之刋鄭東軾終始主管而官助中匱其弟東轍其子愼德竭力備繼幸完大事可尙其爲先而亦有功於是役故識之

松本四
[illegible]